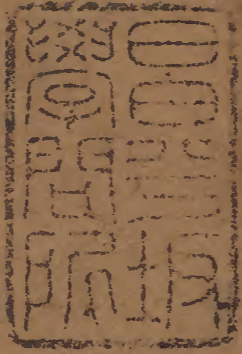


漢書

卷十八之六



			五〇一	漢書門
三二二	四二二	函號	類	
冊	架	函	號	類

三九	五〇一	漢書
函	三二六	書
二	二	類
四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16
冊數	32 (8)
函號	279 52

三史廿六号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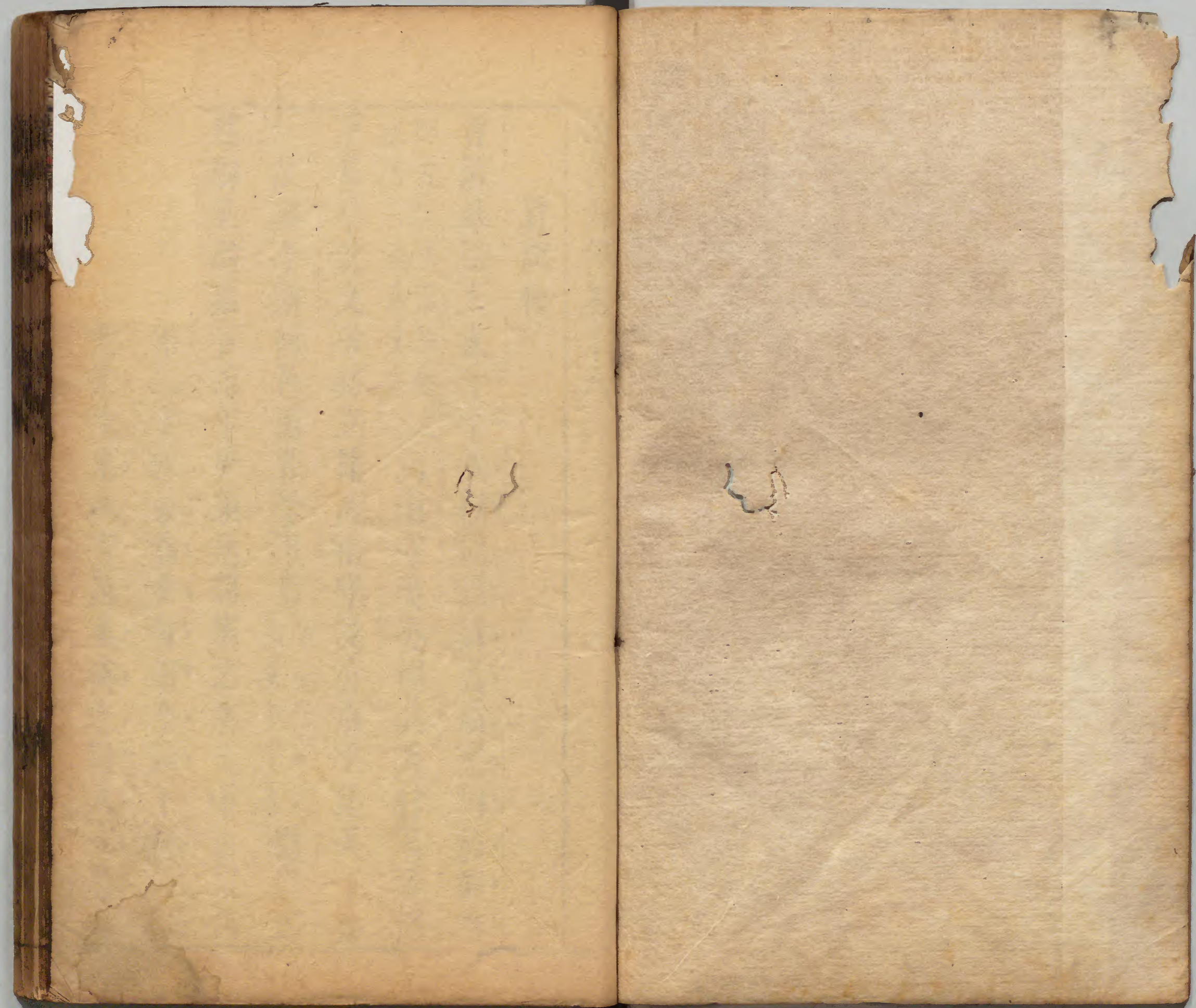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漢書列傳卷十八

賈誼傳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

師古曰屬謂綴輯之也言其能為文也

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

下甚幸愛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

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

師古曰事之而從其學也

徵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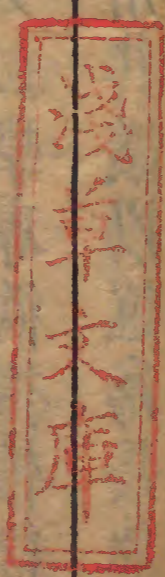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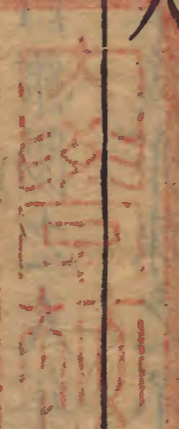
廷尉廷尉廼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為

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

師古曰謂有詔

令出下及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

遣議



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為能文帝說之超遷歲中至

太中大夫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治宜當改

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定官名典禮樂廼草具其儀法謂草

創造色上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譏讓未

皇也師古曰自以為不當改制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

說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

易侯馮敬之屬盡害之師古曰絳灌侯周勃也灌灌嬰也東陽侯張相如也馮敬

時為御史大夫廼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

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踈之不用其議以誼為長沙

王太傅誼既以適去適音適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為賦

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師古曰離

遭也憂動曰騷其終篇曰已矣國亡人莫我知也遂

自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諭譬也其辭曰恭承

嘉惠兮師古曰恭敬也埃罪長沙埃古侯字仄聞屈原兮

自湛汨羅師古曰仄古側字汨水名在長沙羅縣故曰汨羅湛讀曰沉汨音莫歷反造託

湘流兮敬弔先生師古曰造至也言至湘水而遭世

罔極兮廼隕厥身張晏曰讒言罔極師古曰罔無也極中也無中正之道一曰極止也

烏虓哀哉兮逢時不祥虓音呼鸞鳳伏竄兮鴟鴞翱翔

寧坤曰于

既却提屈

原楚賢臣

也六字以

下云云殊

語洗發

楚語曰以
並鬱憤
之辭

師古曰鴟鵂鴟鵂惟鳥也鴟惡聲之鳥也鴟音尺夷反鴟音于驕反鴟音休闕茸尊顯兮讒

諛得志師古曰闕茸下材不肯之人賢聖逆曳兮方

正倒植植立也謂隨夷溷兮應劭曰隨下隨湯時廉

夷伯夷也不食周粟餓於首謂距蹠庶李奇曰距秦

大盜為莊蹠音居略反莫邪為鈍兮應劭曰莫邪吳大

冠鈔刀為鈗晉灼曰世俗謂利于嗟默默生之亡故

兮應劭曰默默不得意也鄧展曰言幹棄周鼎師古

轉也音管寶康瓠兮鄭氏曰康瓠瓦盆底也騰駕罷牛驂

蹇驢兮蹇跛驥垂兩耳服鹽車兮師古曰駕章父薦

屨漸不可久兮師古曰章父服冠名也言嗟若先生

獨離此咎兮離遭諄曰已矣李奇曰諄告也張晏曰

碎國其莫吾知兮子獨壹鬱其誰語壹鬱猶鳳縹縹

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縹縹輕舉貌襲九淵之

神龍兮鄧展曰襲重也九淵沕淵潛以自珍沕音昧

侷螻獮以隱處兮服虔曰螻音梟螻獮水虫害魚者

侷音夫豈從蝦與蛭蟻服虔曰蛭水虫螻今之蝻螻

與蛭蟻也師古曰蝦亦水虫也音遐蛭音質螻字所

與蛭同音引今合韻當音弋人反螻音丘謹反

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臧使麒麟可係而羈兮

莫書以傳 卷十八 三

豈云異夫夫羊般紛紛其離此郵兮孟康曰般音班般反也紛紛構

讓意也離遭也郵過也亦夫子之故也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麟鳳之故離此咎也師古

曰賈誼自言今之離郵亦猶屈原耳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

也師古曰言往長沙為傳不足哀傷何用苟懷此之都邑蓋亦誼自寬廣之言也鳳皇翔于

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師古曰八尺曰仞見細德之險微兮

遙增擊而去之師古曰增重也言見苛細之人險阨之證故重擊其羽而高去彼尋

常之污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師古曰水不泄為

汚音一胡反又音一故反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蟴如淳

鱣皆大魚也臣瓚曰鱣魚無鱗口在腹下鯨魚長七長數里晉灼曰小水不容大魚而橫鱣鯨於汗

為螻蟴所制以况小朝主闇不容受忠逆之言亦為讒賊小臣所害師古曰鱣音竹連反字或作鱣鱣亦

大魚也音淫又音尋誼為長沙傳三年有服飛入誼

舍止於坐隅服似鴉晉灼曰異物志曰有鳥如小鷄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服

不能遠飛行不出域也不祥鳥也誼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濕

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廼為賦以自廣其辭曰單

闕之歲四月孟夏應劭曰太歲在卯為單闕師古曰闕音一葛反庚子日斜

服集余舍日斜日止於坐隅貌甚閒暇閒讀異物來

崒私恠其故崒音萃萃聚集也發書占之識言其度師古曰識音初禁反

有徵驗之書也日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問於子服余

去何之。

師古曰子服者言加其美稱也

吉虜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

度。語余其期。

淹遲也

服乃太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

對以意。

意音億

萬物變化。固亡休息。幹流而遷。或惟而

還。

師古曰幹音管。幹轉也。還讀曰旋。

形氣轉續。變化而嬗。

燕林曰相傳與也。師

古曰此即禪代字。合韻故音嬋耳。

沕穆亡間。胡可勝言。

師古曰沕穆深微貌。胡何

也。言其理深微。不可盡言。沕音勿。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師古曰此老子

德經之言也。

憂喜聚門。吉凶同域。

師古曰言禍福相因吉凶不定。

彼吳疆

大夫差以敗。粵棲會稽。句踐伯世。

師古曰會稽山名也。句踐避吳之難。

保於此山。故曰棲也。

斯遊遂成。卒被五刑。

應劭曰李斯西遊於秦。身登刑位二世時。

身伏五刑。傳巖武丁

夫禍之與福。何其糾纏。

應劭曰禍福相為表裏如糾繩索相

附會也。糾絞也。纏索也。音墨。

命不可說。孰知其極。

水激則旱。矢激

則遠。

師古曰言水之激疾則去遠。不能浸潤。矢之激發則去遠。

萬物回薄。震蕩相

轉。雲蒸雨降。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坱圠無垠。

如淳曰陶者作

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為大鈞也。應劭曰其氣坱圠非有限齊也。師古曰今造瓦者謂所轉者為鈞。言造化

為人亦猶陶之造瓦耳。坱音烏朗。反。圠音於黠。反。

天不可與慮。道不可與謀。

遲速有命。烏識其時。且夫天地為鑪。造化為工。陰陽

為炭。萬物為銅。

師古曰以冶鑄為喻。

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

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何足控揣。

孟康曰：控，引也。揣，持也。言人生

忽然何足引持自貴惜也。如淳曰：控，引也。揣，音團。控，搏玩弄愛生之意也。

化爲異物。又何

足患。

患，合韻。音環。

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亡不

可。貪夫徇財。烈士徇名。

以身從物曰徇。

夸者使權。品庶每生。

臣瓚曰：謂夸泰也。莊子曰：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孟康曰：每，貪也。師古曰：品，庶，猶庶品也。

休迫之

徒或趨西東。

孟康曰：休，爲利所誘，誅也。迫，迫貧賤東。西趨利也。誅，音成。或曰：休，休惕也。音丑。

大人不曲。意變齊同。愚士繫俗。儻若囚拘。

臣從曰：儻，囚拘。

出反。之貌。愚者繫縛俗累，困如囚人拘束。音渠隕反。

至人遺物。獨與道俱。衆人惑

惑好惡。積意。

李奇曰：惑，惑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臣瓚曰：言衆懷好惡，積之心意也。

意，合韻。音於力反。

真人恬漠。獨與道息。

恬，安也。漠，靜也。

釋智遺形。超

然自喪。

服虔曰：絕聖弃智而亡其身也。喪，合韻。音先郎反。

寥廓忽荒。與道翺

翔。

荒，音呼。廣反。

乘流則逝。遇坎則止。

張晏曰：謂夷易則仕，險難則隱也。縱

軀委命。不私與已。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

休息也。澹

虛若深淵之靚。汎虛若不繫之舟。

師古曰：澹，安也。音徒濫反。靚，與靜同。

汎，音敷。劒反。

不以生故。自保養空而浮。

服虔曰：道家養德。空，虛若浮舟也。德

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蒂芥。何足以疑。

蒂，芥小鯁也。音丑。芥，反。

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

蘓林

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釐，祭餘肉也。漢儀注：祭天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還致福釐。音禧。福也。借釐字爲

之耳言受神之福也

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

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

師古曰漸促近誼聽說其言也

既罷曰

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迺拜誼為梁

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傳之。數問

以得失。

師古曰數朝問以國家之事

是時匈奴疆侵邊。天下初定

制度。䟽濶諸侯。王僭儼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為

逆。誅誼數上䟽陳政事。多所欲。匡建

師古曰匡正也。建立正其失也。

也立制節也

其大略曰。臣竊惟事執可為痛哭者一。可為

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

難編以䟽舉。

師古曰言不可盡條記也

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

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

師古曰實謂治

安則是愚也。知其不爾而假言之。是諛諛也。

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

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

厝置也音千故反

火未及

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

決。國制搶攘。

晉灼曰搶音倉。吳人罵楚人曰。倉倉攘。亂貌也。攘音女庚反。

非甚有

紀。

紀理也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執數之於前。

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

孰急。

師古曰言二事之中何者為急

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

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

動。軌道言遵法制也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

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

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

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

漢亡極。建久安之執。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

親。至孝也。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

立綱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

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

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師古曰少知治體者謂自

謂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

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執也。雖使禹舜復

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臣瓚曰樹

國於險固。諸侯強大。則必與天子有相疑之執也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

爽。忒也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

應劭曰淮南厲王長親兄之子西鄉而擊。如淳曰謂齊悼惠王子與居而為濟北王

反欲擊取今吳又見告矣。如淳曰時吳王又不循漢法有告之者天子

春秋鼎盛。鼎方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

按自此下應前諸侯王僭擬提案

莫大諸侯。師古曰莫大謂無有大於其國者言最大也。權力且十此者乎。

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

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

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

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

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熒，操刀必割。臣瓚曰：太公曰日中不熒

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言當及時也。師古曰：此語見六韜。熒謂暴曬之也。曬音所智反。又音所解。

反。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迺墮骨肉

之屬而抗到之。應劭曰：抗，其頭而到之也。墮，毀也。抗

鼎反。豈有異秦之季世，虜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

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

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

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

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縮王

燕，陳豨在代。今此六七公者皆無恙。無恙言無憂病也。當是

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

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殺雜也。併音步。鼎反。非有

爪室之執以豫席之也。應劭曰：禮，卿大夫之支子為側室。臣瓚曰：席藉也。言非有

側室之執為諸公幸者廼為中涓。其次塵得舍人。與

僅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

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廼三四十

縣。惠至渥也。惠古德字渥厚也音握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

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角校也又非

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

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蔡謨曰諉者託也尚可託言信

越等以疏故反故其下句曰臣請試言其親者親者亦恃疆為亂明信等不以疏也臣請試言

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

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

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虜臣又知陛下之

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

師古曰自以為於天子為昆弟而不論君臣之義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

者。師古曰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皇帝之制度而為天子之事擅爵人。赦死罪。甚

者。或戴黃屋。車蓋之制。師古曰天子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

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不軌謂不脩法制也致至

也。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園視而起。

應劭曰園精正視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如淳

茅坤曰又攘入一步

凌稚隆曰此下應前制度疏濶提案

茅坤曰情危而詞繁

曰馮無擇子名忠直為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之悍勇也適啓其口七首已陷

其匈矣師古曰始欲發言節制諸侯王則為刺客所殺陛下雖賢誰與領此

領理也凌稚隆曰故疏者三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

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

是跡而動師古曰易其所以然謂改其法制使不然既有徵矣其執盡又

復然殃既之變既古禍字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

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垣一朝解十二牛師古曰垣屠牛者之

而芒刃不頓者師古曰芒刃謂刀之利如毫芒也頓讀曰鈍所排擊剝

割皆眾理解也師古曰解支節也音胡解反至於體髀之所非斤

則斧師古曰髀股骨也體髀也音其骨大故夫仁

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

諸侯王皆眾體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嬰繞

也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

晉灼曰二國皆反誅何不施之仁恩執不可故也臣竊跡前事大抵疆者先

反淮陰王楚最疆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倚依也音

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

梁則又反晉灼曰用役用之也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

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

漢書列傳

卷之八

二

事坤曰絕
古今之議

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樊鄴絳灌
 據數十城而王。今雖已殘亡。可也。晉灼曰事令信越
 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執可亡也然則
 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
 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
 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
 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
 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
 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

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

師古曰若干
像設數也

使悼

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
 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
 為國。空而置之。湏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湏待諸侯
 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師古
 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封內。而犬牙相入
 者。則正其疆界。令其隔絕也。封其子孫者。分諸侯王
 之國邑。各自封其子孫。而受封之人。若
 有罪黜其地。皆入於漢。故云頗入也。所以數償之。
 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師古曰償者謂
所正列侯疆界
 有侵諸侯王者。則漢償之。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

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

誅伐之志。倍讀日背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

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竒開章之計不

萌。應劭曰柴竒開章皆與淮南王謀反者也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

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

裘。而天下不亂。服虔曰言天下安雖赤子遺腹在位猶不危也應劭曰置遺腹朝委裘皆

未有所知也孟康曰委裘若容衣天子未坐朝事先帝裘衣也當時大治。後世誦聖

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執方

病大瘡。腫足曰瘡音止勇反一脛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

股。幾並音巨依反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搖。身慮亡聊。搖謂動而

痛也音丑六反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

師古曰扁鵲良醫也為治也病非徒瘡也。又苦蹠蹠。師古曰蹠古蹠字音之石

反足下曰蹠脚掌也蹠古戾字言足蹠反戾不可行也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

師古曰楚元王高帝之弟其子於文帝為從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

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師古曰惠王齊悼惠王親者

或亡分地以安天下。師古曰廣立蕃屏則天下安故曰以安天下䟽者或

制大權以偏天子。偏古逼字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蹠

蹠。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懸。凡天子者。

劉敞曰合注惠王之字

凌稚隆曰此段應前

漢書刊專

卷之八

三

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侮古為天下患至亡已也。

亡已言不可止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

主上之操也。師古曰徵召也。令號令也。操謂主上之所操持也。操音于高反。天子共

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顧亦反也。倒縣如

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亶讀曰但。又

類辟且病痲。服虔曰病痲不能行也。師古曰辟足病痲風辟音璧。痲音肥。夫辟者。

一面病。痲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

輕得復。張晏曰長爵高爵也。雖受高爵之賞。猶將禦寇不得復除。逸豫也。藪林曰輕易也。不易得復除言難也。

復音方。日反。五尺以上。不輕得息。如淳曰五尺謂小兒也。言無小大皆

當自為斥候望烽燧。不得臥。文穎曰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槔。桔

皐頭堯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燃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燃之。以望其烟曰燧。

張晏曰晝舉烽。夜燔燧也。師古曰張說誤也。晝則燔燧。夜則舉烽。將吏被介冑而睡。

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師古曰醫者諠自謂可

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

執。既卑辱而既不息。長此安窮。師古曰言長養此患將何所窮極也。進

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師古曰無治安之具。臣

竊料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

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

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

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鄭氏曰說奄人也漢使送公主妻匈奴說不肯行強之因

以漢事告匈奴也師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

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

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

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僮謂隸妾

也。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服虔曰加牙條以作履緣師古曰偏諸若今之織成

以爲要襜及標領者也古謂之車內之閉中。服虔曰

馬震其上爲乘車及騎從之象也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師古曰入廟則不着蓋

則不着蓋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

綈以偏諸。晉灼曰以偏諸綈著衣也師古曰綈音美

者黼黻。師古曰黼者織爲斧形黻者刺爲衆文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

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黼。被音皮義反古者以奉一帝一

后而節適。師古曰得其節而合宜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

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師古曰屈謂財

力盡也音且帝之身。自衣皂紕。師古曰紕厚繒也音徒奚反而富

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夔妾。緣其

庸之曰
只舉兩極
不事而風
俗之極奢
極靡盡見
乏矣
要雅略曰
以奉一帝
一段收結
上文且帝
之身一段
又按上意
而申言之
茅坤曰就
文帝所自
爲節儉處

洗發

漢書列傳

卷一百一

三

履夔庶賤也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

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

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

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湏時耳。師古曰言待時而發然

而獻計者曰毋動。師古曰言天下安不可動搖為大耳。如淳曰好為大語者

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師古曰無尊卑之差至冒上也。犯

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

義。弃仁恩。師古曰謂商鞅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

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應劭曰出作贅

器也。師古曰謂之贅。贅者言其不當出在妻家亦猶人身体之有疣贅非應所有也。借父擾鉏

慮有德色。師古曰擾摩田器也。言以擾及鉏借與其父而容色自矜為恩德也。擾音憂。婦

取箕箒立而諄語。張晏曰諄責讓也。諄音碎。抱哺其子與公併倨

師古曰哺飲也。言婦抱子而哺之乃與其舅併倨無禮之甚也。哺音步。併音步。鼎反。婦姑不相

說。則反脣而相稽。應劭曰稽計也。相與計校也。稽音工。奚反。其慈子者利

不同禽獸者亡幾耳。師古曰唯有慈愛其子而貪嗜財利小異於禽獸也。然并

心而赴時猶曰蹙六國兼天下。蘇林曰蹙音厥。謂拔而取之也。功成

求得矣。師古曰求得所求者得也。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

也。反還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眾掩寡。智

舊順之曰

殺句說盡

備俗

劉攽曰脣
或作唇

漢書列傳

卷一百一

三

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

海內德從天下師古曰大賢謂高祖也德從天下天下從其德德從天下天下從其德曩之為秦者

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

靡相競而上亡制度弃禮誼捐廉耻日甚可謂月異

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師古曰言其所

不耳念慮之中非顧行之善惡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

之簾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西箱口廟奉兩

朝之器不朝作廟如淳曰奉取也兩朝高祖惠帝廟也奉拔也音騫又音蹇白晝大都之中

剽吏而奪之金剽劫也音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服

於下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如淳曰此言富者出錢穀

得高爵或乃為使者乘傳車循行郡國以為榮也師

古曰如說亦非也此又言矯偽之人詐為詔令妄作

賦歛其數甚多又詐乘傳而行郡國也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

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師古曰言公

簿書期會為急不知正風俗厲行義也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

知怪恬安也音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師古

當也謂事理當然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

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

按此下亦
應前制度
疏濶提案

大體。師古曰刀所以削書。札筐篋所以盛書。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

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紀理也。

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

不植則僵。不脩則壞。植建也。僵偃也。音疆。管子曰。管子仲也。禮義廉

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管子愚人也。則

可。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師古曰。若以管子

子為愚人。其言不實。則無禮義。廉耻可也。秦滅四維

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

比十三歲而社稷為虛。虛讀曰墟。謂土墟也。今四維猶未備也。

故姦人幾幸而眾心疑惑。疑讀曰冀。豈如今定經制。經制也。

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

所幾幸。而羣臣眾信。上不疑惑。衆信謂共為忠信也。此業壹定

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

江河。亡維楫。師古曰。維所以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

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

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

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

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

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廼始也。使士負之

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見音胡。電反。過闕則

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

矣。赤子言其新生未。有眉髮其色赤。昔者成王幼在緦抱之中。召公

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

之德義。師道之教訓。保安也。傳輔也。道讀曰導。此三公之職也。於

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

子宴者也。宴謂安。居。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因明孝仁

禮義以道習之。孩小兒也。提謂提撕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

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

之。悌音徒。繼反。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

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

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

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

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廼得嘗之。者讀曰嗜。擇其所

樂。必先有習。廼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

自然。貫亦習也。音工宦反。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妃色妃匹之色。則入于

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官謂官舍。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

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

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

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

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踰與踰同。謂越制也。帝入太學。承師問

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法則

也匡正也。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

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輯和也。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

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有過則記。徹膳之宰。有闕則諫。進善

之旌。進善言者。立於旌下。誹謗之水。譏惡事者。書之於水。敢諫之鼓。欲顯

則擊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瞽無目者也。工習樂者也。大夫進謀。士

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師古曰。每被切磋。故無大過。可耻媿之事。

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

月。所以明有敬也。師古曰。朝日以朝夕。以暮皆迎其初出也。下朝音直。暹反。春

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

鸞和。鸞和車。上鈴也。步中采齊。師古曰。樂詩名也。字或作薺。薺又作茨。並音律。私反。趣

中肆夏。師古曰。亦樂詩名。趣讀曰趨。趨疾步也。凡言中者。謂與其節相應也。並音竹。仲反。所

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

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遠音于。勸反。夫

唐順之曰
此節以三
宋書卷之三

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訐謂面

也音居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

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

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

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艾讀曰刈菅茅也音姦豈

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道

導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

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

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亟急也音居力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

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

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與猶及也夫心未濫而

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

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

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

有雖死而不相爲者。蘇林曰言其人之行不能易事相爲處則教習然

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

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師古曰：周書。呂刑之辭也。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

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

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

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

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毆與驅同。道之以德

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

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

禮義
刑罰而取
一言當舍
以上以禮
對說以
人主計

漢書列傳 卷之八 三十一

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裕饒也。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既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眾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級等也。廉側隅也。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陵乘也。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官師一官之長。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論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節

按此段亦應前制度疏濶提案

漢書列傳

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

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楚

其芻者有罰。齒謂審其齒歲也芻所食之草也楚音千六反見君之几杖則

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

過。刑戮之臯。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

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師古曰體貌謂

加禮容而敬之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

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師古曰天子呼諸侯長者同姓則曰

伯父異姓則曰伯舅伯長也而今與眾庶同黥劓髡笞。僞弃市

之法。僞音罵然則堂不亡陛。虜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師古曰迫迫

天子也庶耻不行。大臣無廼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

亡耻之心。虜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如淳曰決

罪曰當閹樂殺二世於望夷宮本由秦制無忌上之風也投鼠而不忘噐之習也。

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苴履中之藉也

音子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

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

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

師古曰縲謂以長縲輪之。司寇。縮之。徒官。師古曰司寇理刑罰

莫書刑傳

禮隆曰
主上豫
遠不敬與
大臣之
三句此
良綱領

凌雅隆曰
夫嘗以在
貴寵等句
提此說轉

之官編次列也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榜音彭殆非所以令

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

以加此也。蘇林曰知其有一旦之刑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

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

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

智伯伐而滅之。行音胡剛反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

釁面吞炭。鄭氏曰釁漆面以易貌吞炭以變聲也。釁熏也以毒藥熏之。必報襄子。

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

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

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虜列

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

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頓頓亡耻。頓音

鈍。隼詬亡節。師古曰隼詬謂無志分也。隼音胡結反。詬音后。廉耻不立。且不

自好。自好猶自喜也。苟若而可。師古曰若猶然。故見利則逝。見便則

奪。逝往也。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挺起也。音延反。主上有

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

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師古曰此於人主爲不便也。便音頻。面反。羣

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

按此以上見說爲主上豫遠不敬應前

按此以上
是說駕大

也。師古曰粹純也言其執悉在羣下。俱亡耻。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

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

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

師古曰簠簋所以盛飯也。方曰簠。圓曰簋。簠音甫。又音扶。簋音軌。坐污穢。淫亂男女

亡別者。不曰污穢。曰帷薄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

謂罷軟。曰下官不職。師古曰罷廢於事也。軟弱也。軟音人。充反。故貴大臣

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諱古呼字。尚遷就而

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譴責也。何問也。域界局也。聞

譴何。則白冠蒼纓。鄭氏曰以毛作盤。水加劍。造請室

而請臯耳。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蘄林曰音黎。清胡公。漢官車駕出有請室。令在前先驅。此官

有別獄也。如淳曰水性平。若已有正罪。君以平法治之也。加劍當以自刎也。或曰殺牲者以盤水取頸血

故示若此也。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中有中罪者。聞命而

自弛。師古曰弛廢也。自廢而死。弛音式。爾反。上不使人頸盞而加也。蘇林

曰不戾其頸而親加刀鋸。其有大臯者。聞命則北面

再拜跪而自裁。裁謂自刑殺也。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師古曰捽

持頭髮也。抑謂按之也。捽音才兀反。曰子大夫自有過耳。服虔曰子者男子美號。

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師古曰憙讀曰喜。音許。吏

反憙好也。好爲志氣也。嬰以庶耻。故人矜節行。嬰加也。矜尚也。上設庶

庶書。卷之八。二六

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孟康曰唯為主耳不

念其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

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

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

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師古曰此言聖人厲

此節行以御羣下則人皆懷德戮力同心國家安固不可毀拔若金城也彼且為我死。故

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

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師古曰夫夫人也亦猶彼人耳夫皆快願行

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

尺之孤。應劭曰言念主忘身憂國忘家如此可託權柄不須復制御也此厲庶耻行

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師古曰如此則於主上無所失此之不

為而顧彼之久行。服虔曰彼謂亡國也師古曰顧反也久謂久行之也言何不為投鼠

忌噐之法而反久行無陛級之事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師古曰

言可為長太息者六今至此三而止蓋史家直取其要切者耳故下贊云撮其切於世事者著于傳是

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

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賈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

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

按是時丞相一段章承敬大臣一節了治安策案

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初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後分

代為兩國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小子勝則

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為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為代

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誼復上疏曰陛

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服虔曰一諸

侯猶且入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植立漢法不得行

矣陛下所以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

二國耳師古曰蕃翰得宜則嗣王安代北邊匈奴與

強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厓如

黑子之著面師古曰黑子今所謂適足以餌大國耳

師古曰餌謂不足以為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

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

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庶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

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

剪毛而起師古曰剪蠶蠶名也以為不可故蕪去不義

諸侯而虛其國如淳曰不誼諸侯彭越黥布擇良日

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師古曰諸侯國皆在關東

最北出門畢以為王而天下安師古曰故大人者不

日上東門畢猶盡

唐順之曰
又一段抽
出淮南

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

侯。

師古曰：越過也。兩諸侯，梁及淮陽。

而縣屬於漢。

師古曰：為縣而屬漢。

其吏民

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

應劭曰：自悉其家資則補。

縫作衣。

錢用諸費稱此。

稱音尺，孕反。

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

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執不可久，臣之愚

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

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

孟康曰：列城，縣。

不可者，可徙代

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鄴，以北著之河。

師古曰：新鄴，潁川縣也。鄴，

音千移反。著，音直略反。或曰：捷，捷也。

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

晉灼曰：包，取也。捷，音立，封界也。

音鉅，偃反。

則夫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

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

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

如淳曰：從諛言可二世安耳。師古曰：言帝身及太子。

嗣位之時。

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

恬安也。少，謂年少。

數歲之

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

既，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如意。

如淳曰：但動頓指，麾則所欲皆如意。

高

拱以成六國之既，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既，孰

視而不定。

畜讀曰蓄。

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

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

師古曰：欲發言。

後助曰：夫秦以下節進一節。

則問其臣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師古曰財與裁同裁

擇而幸從其言文帝於是從誼計廼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

凌雅陸曰廼徙淮陽

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為

干撫其民二段詳復

淮南王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列侯誼

上疏結案時又封淮

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竊恐陛下接王淮南

南二句又先提時事

諸子孟康曰接音挾挾持欲王淮南諸子也臣瓚曰謂以恩接待而王之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謂接

今時當即王之言不久也接猶續也猶今人言續復爾

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

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辜陛下幸而

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

人之子適足以負謫於天下耳子則是厲王無罪漢

枉殺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少壯猶言稍長大白公勝所

為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師古曰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

子也大父即祖謂平王也伯父叔父平王諸子也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主

也發忿快志刻手以衝仇人之匈刻利也音弋冉反固為俱

靡而已師古曰言與仇人俱滅斃也靡碎也音武彼反淮南雖小黥布嘗用

之矣漢存特幸耳師古曰言漢之勝布得存此直天幸耳夫擅仇人足

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師古曰言假四子以資權則當危漢雖割而為

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

漢祚隆曰此疏僅備

數語尔而

意轉展詞

道切自是

漢初文字

茅坤曰以下史記並

不及而漢書加此甚

有默應

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剽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

假賊兵為虎翼者也。應劭曰周書云無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願陛

下少留計。梁王勝墜馬死。李奇曰文三王傳言揖此言勝為有兩名誼自

傷為傅無狀。師古曰無善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

年三十三矣。後四歲齊文王薨亡子文帝思賈生

言。廼分齊為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為王。又遷淮

南王喜於陽城。而分淮南為三國。盡立厲王三子以

王。合從舉兵。帝昭曰四齊王膠東西鄉京師梁王扞

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為王者兩國亦

反。誅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

學世其家

茅坤曰深

褒才含諷

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

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師古曰伊伊尹管仲也使

時見用。功化必盛。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

玄默躬行。以移風俗。師古曰躬行謂身親儉約之行也。自追觀以下並史家之詞

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以漢為土德。色

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師古

曰賈誼書謂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為大操
 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
 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
 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
 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以召幸之相
 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 其術固
 以疏矣。誼亦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也。凡
 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于傳云。

茅坤曰賈誼本漢才臣與屈原異指而史遷特以
 誼嘗為書弔原故併為一傳而其序本末處尤略
 漢書特載治安諸疏所區畫漢得失三代以下罕
 見者于今千載之間種種若凡上事也茲則漢書
 之功為多

徐中行曰文帝仁柔之過不患其不忌而患其忌
 之過也吳王不朝而賜以几杖張武受賂而賜以
 金錢南越叛行誅而擯詞醇禮以誘之因棋思而不
 投縱南越行誅而擯詞醇禮以誘之因棋思而不
 賈生忌器啓之

白樂天曰漢典四千載萬方大理四海夫和賈誼
 非不見之所以過言者以為詞不切志不敏則不
 能迴君聽感君心而發憤於至理也是以辭盛時
 也賈誼過言而無愧雖過言也文帝容之而不非
 故臣不失忠君不失聖書之史策以為美談

漢書列傳卷十八 終

以疏矣諡亦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亦為不遇也
所著述五十八篇按其切於世事者著書傳云

其引不夫出謀不夫聖書之史策以爲美焉
此賈誼之言而無說也誼言文帝容之而不非
誼豈果烈烈哉云而發辭然至聖出長以爲益報
非不長文則以誼言者以爲誼不世志不其限不
白樂天曰萬典四千華萬式大聖四載天味賈誼
賈誼主忠烈烈文朝而賜以九秩張武受賜而賜以

漢書列傳卷十九

爰盎鼂錯傳

師古曰鼂古朝字其
下作朝蓋通用耳

爰盎字絲其父楚人也

盎音一浪反

故爲羣盜徙安陵

師古

曰羣盜者羣衆
相隨而爲盜也

高后時盎爲呂祿舍人孝文卽位盎

兄噲任盎爲郎中

如淳曰盎爲兄所保
任故得爲郎中也

絳侯爲丞相

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盎進曰丞相

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

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

如淳曰人主在時與
共治在時之事人主

凌稚隆曰
爰盎鼂錯
兩相說殺
之之錯死
盎而盎
免于
官天
史家
傳之意
以此
又曰盎傳

本史記文
稍刪易教

字

又曰叙益

兄會暗伏

絳侯望益

案

雖亡其法度存當奉行之高祖誓非劉氏不王方呂

而勃等聽王諸呂是從生主之欲不與亡者也

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師古曰言是

時絳侯為太尉本兵柄師古曰執兵權之本弗能正呂后崩大

臣相與共誅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

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如似也臣主失

禮竊為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已而絳

侯望益曰吾與汝兄善今兒迺毀我師古曰望責怨之也盜遂

不謝及絳侯就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請室請室獄也

諸公莫敢為言唯益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盜頗有

力絳侯迺大與益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師古曰自

國入朝而殺之居處驕甚益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可適削

地上弗許淮南王益橫橫音胡孟反謀反發覺上徵淮南

王遷之蜀檻車傳送益時為中郎將諫曰陛下素驕

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有

如遇霜露行道死陛下竟為以天下大弗能容有殺

弟名奈何上不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師古曰雍

是扶風雍縣也上輟食哭甚哀益入頓首請臯師古曰自

聞聞於天子也責以不強諫也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益曰上自寬此往事

接不足以
數名應上
有殺弟名
苟

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行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

吾高世三者何事盜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

陛下不交睫解衣曉目旁毛也交睫謂睡寐也曉音接湯藥非陛下口

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

脩之過曾參遠矣諸呂用事大臣顛制然陛下從代

乘六乘傳馳不測淵鄭氏曰大臣亂乘傳而赴之故曰不測淵雖賁育之

勇不及陛下孟賁夏育皆古勇士也陛下至代邸西鄉讓天子

者三南鄉讓天子者再夫許由一讓師古曰許由古高士也堯讓天

下於田中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

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宿衛不謹故病死

於是上廼解盜繇此名重朝廷盜常引大體忼慨宜

者趙談以數幸常害盜盜患之盜兄子種為常侍騎

諫盜曰君衆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師古曰惡謂諧毀之言其

過惡於是上朝東宮趙談乘盜伏車前曰臣聞天子

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

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談泣下車

上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盜攔轡攔與擊同上曰將軍

怯邪盜言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師古曰言富人

按先提帶
引大體忼
慨一句為
之綱下文
三句即其
目也
某坤曰種
之策奇而
危

漢書及傳

垂堂謂坐堂外如淳曰騎倚也邊恐墜也樓殿邊欄楯也師

古曰騎謂跨之耳非倚也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言

馬之疾若飛也馳不測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

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

中常同坐師古曰同坐謂所坐之處高下齊同無差等也及坐郎置長布席

益引卻慎夫人坐蘇林曰郎署上林中直衛之署也

帳待之故得卻慎夫人益時為中郎將天子幸署豫設供

坐也卻謂退而卑之也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

益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以

立后慎夫人廼妾妾主豈可以同坐哉且陛下幸之

則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獨不

見人豕乎張晏曰戚夫人也於是上廼說入語慎夫人慎夫

人賜益金五十斤然益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

為隴西都尉調遷也音徒鈞反仁愛士卒皆爭為死遷

齊相徙為吳相辭行種謂益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

今絲欲刻治如淳曰種稱叔父字曰絲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劔刺

君矣南方卑溼絲能日飲亡何說王母反而已無何

無餘事也如此幸得脫益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益益告歸

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益還媿

按仁愛士 卒士卒皆 爭為死先 虛言之下 次即其實 王繇曰史 記亡何作 奇容齋 隨亡何亡 可義不 同余謂何

後禮隆曰 若止云及 蓋郎署初 不成語與 上何不 坐也 必謂 必謂 必謂

漢書列傳

四

昔二字古者通用買

一義耳觀

漢書賈誼

傳謂大譴

大何新書

謂大譴大

奇可証也

奇可証也

奇可証也

奇可証也

奇可証也

奇可証也

奇可証也

其吏

師古曰慙不見禮也

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

上謁若今通名

也

丞相良久乃見因跪曰願請問

師古曰欲因問承

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之吾且奏之

則私吾不受私語盜即起說曰君為相自度孰與陳

平絳侯丞相曰不如盜曰善君自謂弗如夫陳平絳

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迺

為材官蹶張遷為隊帥

隊帥軍中

積功至淮陽守非有

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者上

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不可用置之言可采未嘗

不稱善何也欲以致天下賢英士大夫日聞所不聞

以益聖

師古曰日日得聞異言也

而君自閉箝天下之口而日益

愚

箝箝也音其炎反

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义矣丞相

乃再拜曰嘉鄙人迺不知將軍幸教引與入坐為上

客盜素不好鼂錯錯所居坐盜輒避盜所居坐錯亦

避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景即位鼂錯為御史大夫

使吏案盜受吳王財物抵臯詔赦以為庶人吳楚反

聞

師古曰聞聞於天子

錯謂丞史曰

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丞史丞及史也

爰盜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

盜

相謫盜張

段為下兩

不好錯一

先叙盜素

盜獲隆曰

治盜宜知其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如淳曰事未發

之時治之乃有所絕也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盜不宜有謀如淳曰

曰盜大臣不宜有姦謀錯猶與未決人有告盜盜恐夜見竇嬰

為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嬰入言上廼召盜盜

入見竟言吳所以反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可罷上拜

盜為泰常竇嬰為大將軍兩人素相善是時諸陵長

長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騎從者日數百乘及鼂錯

已誅盜以泰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

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盜軍中初盜為吳相時從史盜

私盜侍兒盜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君知

女與侍者通廼亡去盜驅自追之師古曰驅馳而追言疾速遂以

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盜使吳見守從史適在守盜

校為司馬師古曰為校中之司馬廼悉以其裝齎買

三石醇醪師古曰裝齎謂所齎衣物自隨者也醇者不雜言其醲也醪汁滓合之酒也音牢

會天寒士卒飢渴飲醉西南陬卒卒皆臥陬隅也音鄒飲音於

反禁司馬夜引盜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

盜弗信曰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君從史盜侍兒者

也盜乃驚謝曰公幸有親文穎曰言汝有親老吾不足索公司

漢雅隆曰

攬從史

盜侍兒一

後少朝

池

接校為司

馬史記作

校尉司馬

為是豈為

尉二字音

相同而誤

敬

馬曰君第去臣亦且亡辟吾親

如淳曰藏匿吾親不使遇害也辟音避

君何患廼以刀決帳道從醉卒直出

師古曰於醉卒之處決帳而開

令通道司馬與分背

師古曰一盜解節旄懷之日不

欲令履步行七十里

如淳曰着履步行而逃亡

明見梁騎馳去遂

歸報

文穎曰梁騎將擊吳楚者也遇梁軍之騎遂因得脫歸報天子

吳楚已破上更

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為楚王以益為楚相嘗上書不

用益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湛相隨行鬪雞走狗

湛讀日沉

雜陽劇孟嘗過益益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益曰吾

聞劇孟博徒

服虔曰博徒之徒也

將軍何自通之益曰劇孟雖

博徒然母死客送喪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

急人所有夫一旦叩門不以親為解

張晏曰不語云親不聽也臣瓚

曰凡人之於赴難濟厄多以有父母為解不以在亡

而孟兼行之師古曰解者若今言分疏矣

不為辭師古曰或實在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心季

也今公陽從數騎

鄧展曰陽外也晉灼曰陽猶常也一旦有緩急寧

足恃乎遂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益

雖居家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益進

說其後語塞梁王以此怨益使人刺益刺者至關中

問益稱之皆不容口廼見益曰臣受梁王金刺君君

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者十餘曹曹輩也備之盜心不

樂家多怪廼之倍生所問占倍音格又音格秦也還梁

刺客後曹果遮刺殺盜安陵郭門外

鼂錯潁川人也錯音厝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師古

日軹縣之儒生姓張名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以

文學為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六百石吏主故事錯為人峭直刻深

峭字與峭同峭謂峻陜也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聞齊有伏

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廼詔太常

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

大遷博士又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

之後者以知術數也張晏曰術數刑名之書也臣瓚曰術數謂法制治國之術也

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眾則羣臣畏服矣

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

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

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

以知事為也師古曰言何用知事臣之愚誠以為不然竊觀上

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

凌稚隆曰錯傳史記

止記錯與諸大臣相

讒殺始末

班固傳載

所上書疏

亦重憐其

平

太子不以

道德而以

術數由其

學本申商

云四知字

根上知教

術一詞來

錯所以根

抵京官之

至也藏七

國之削在

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

書說也。師古曰說謂所說之義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

而不為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

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為心也。張晏曰若伯魚

須仲尼教乃讀詩書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

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

善之。於是拜錯為太子家令。臣瓚曰茂陵中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以

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師古曰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智算若

囊繫之是時匈奴彊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

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

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產。

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

百倍。師古曰益奮厲也敗兵之卒。沒世不復。師古曰永挫折也自高

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

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

卒。底厲其節。底與砥同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

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

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

茅坤曰按地形以畫

兵畫利孫吳以來

所未發明者

按前後相準車騎之地下合右也

按此上言得地形

按此上言卒服習

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

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必之急者三。合必謂一交兵

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

溝。漸車之水。漸讀曰濺。謂浸也。音子廉反。山林積石。經川丘阜。

常流之水也。大陸曰阜。也。車騎二不當

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曼延猶聯延也。屬續也。衍音弋戰反。平原廣野。

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閒。遠離

也。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

近。平地淺少。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劔楯三不當

一。荏葦竹蕭。荏葦蕭也。葦音完。蕭音高也。荏音完。也。少水蒙龍。支葉茂接。蒙龍

覆蔽之貌也。龍音來東反。此矛鋌之地也。鋌鐵把短矛也。音上延反。長戟二不

當一。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劔楯之地也。弓弩三不

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集齊也。

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金

鉦也。鼓所以進衆。金所以止衆也。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

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

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

同。鏃矢鋒也。音于木反。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

按此上言
器用利

茅坤曰以
蠻夷攻蠻
夷亦孫吳
才見之言

漢書列傳 卷十九

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執險

易異備也易乎夫卑身以事疆小國之形也今小以攻

大敵國之形也師古曰彼我力均不能相勝以蠻夷

攻蠻夷中國之形也師古曰不煩華夏之兵今匈奴

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

弗與也與猶如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

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

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師古曰易亦平也突

突敵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師古曰撓攪也音火高

女教勁弩長戟射疏及遠疏亦濶則匈奴之弓弗能

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王人

二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蘇

爲什曰騶音馬驟之驟如淳曰騶矢也處平易之地可以

矢相射也臣瓚曰材官騎射之官也射者驟發其用

也材官有材力者騶發發騶矢以射也手工矢善故

中則同的謂所射之準臬也蘇則匈奴之革筈木

音失之矣臬音牛列反即謂檠也則匈奴之革筈木

薦弗能支也孟康曰革筈以皮作如鎧者被之下馬

漢書列傳 卷十九

地關。劔戟相接。去就相薄。薄迫也。則匈奴之足弗能給

也。給謂相連及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

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

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

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俛仰之間耳。師古曰。言不知

其術則雖大必小。雖彊必弱也。俛亦俯字。印讀曰仰。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

振。服虔曰。蹉跌不可復起也。跌音徒結反。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

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

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

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

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

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

之以衆。衡音橫。卽橫耳。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

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文帝嘉

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

兵體三章。李奇曰。三者得地形。卒服習器用利。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

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

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

唐順之曰
敘事錯綜
古實

按首首至
行之以散
也是舉奉
聖之不以
鑿
人傑曰
兩地土
原中理

當也。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貉音莫南攻揚粵。張晏

日揚州之南越也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

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

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

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文穎曰土

地寒。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師古曰密理謂其肌肉也

故也。其性能寒。能讀曰耐此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

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

戍者死於邊。輸者積於道。音奮秦民見行如往棄

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

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

後入閭取其左。孟康曰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

左也師古曰閭里門也居閭之發之不順行者深恐。

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

也。北謂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

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蒙冒犯也

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

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復復除也音方目反天下明知禍

烈及已也。師古曰猛火曰烈取以喻耳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

下先倡。倡讀日唱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

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著音直略反其執易以

擾亂邊竟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

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

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

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南晦耕種之處也今使

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

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

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

至則胡又已去。纔淺也猶言僅至也聚而不能為費甚大罷之

則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

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

卒守塞一歲而更。更謂易代也音庚又讀如本字不知胡人之能不

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

塹具蘭石布渠。荅。渠荅鐵蒺藜也蘭石城上雷石也墨子曰城上二步一渠立程長三

尺冠長十尺臂長六尺二步一荅復為一城其內城

荅廣九尺袤十二尺雷音來內反

穆自胡人衣食之業至民不安美言繁不

穆自令遠方之卒至未始詳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三字

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

家。師古曰調謂算度之也。總計城邑之中。令有千家以上也。調音徒釣反。為中周虎落。

鄭氏曰虎落者外蕃也。若今時竹虎落也。蕪林曰作虎落於塞要下以沙布其表。且視其跡以知何奴來。

入一名天田。師古曰虎落者以竹篾相連遮落之也。先為室屋。具田器。廼募臯

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臣瓚曰募有罪者及罪人遇赦復作竟其日月者。今皆除

其罰令居之不足。募以下奴婢贖臯及輸奴婢欲以也。復扶日反。

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

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師古曰初徙之時縣官且廩給其衣食於後能自供

贍乃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孟康曰食貨也。朝位從卿而無職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樂卿武帝所置耳。錯之上書未得豫言之也。然二十等爵內

無有卿名蓋謂其等同列卿者也。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

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

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

半予之。師古曰言胡人入為寇驅略漢人及畜產而它人能止得其所驅者。令其本主以半賞之。

縣官為贖。張晏曰得漢人官為贖也。師古曰此承上句之言。謂官為備價贖之耳。張說非也。

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

師古曰言非以此事欲立德義於主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

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如淳曰東方諸

按以陛下郡民不習戰鬪之時數行當戍邊者也

摠收一篇意作結

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

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師古曰言發怨恨之人使

行戍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役也。

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將送也或

日將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

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

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

徙遠方以實廣虛也。師古曰所以克實寬廣空虛之地也 相其陰陽之

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山水之饒。然

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

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張晏曰二內二房也 置器物

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

之新邑也。之往也 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

有昏。昏謂婚姻配合也 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張晏曰畜

長六畜也。種樹謂桑果之屬 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

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

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

後臣聞以下言駕法

徙民之法

五百。服虔曰假音假借之假五百帥名也音王雅反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

擇其邑之賢材有護。師古曰有保護之能者也習地形。知民心者。

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

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師古曰各守其業也幼則

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

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

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師古曰還讀曰旋所旋踵回旋其足也所

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

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

其冬來南也。師古曰疑之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創懲也

亮欲立威者。始於折膠。蘇林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為候而出軍

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師古曰使其得勝逞氣志而去後未易服也。

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後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

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

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施延也音弋鼓反四極之

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師古曰意

所不及者取其言以自輔也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勸力。

以翼天子。比和也翼助也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

長楸也。楸美也。

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

師古曰從子容反亂從謂禍亂

之蹤跡也。一日亂謂作亂者從謂合從者若六國時為從者也。

竝建豪英。以為官師。

師古曰師長也。各為一官之長也。師或作帥。音所類反。

為諫爭輔天子之闕而

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

夷。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

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

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

師古曰主郡各吏謂郡守也。

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

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

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

張晏曰。三道。國體。人事。直也。師古曰。二三大夫。摠謂當

時受策者。非止錯一人焉。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

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

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

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

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

之閉之。

重音直。龍反。

與自朕躬。

師古曰。言朕自發視之。

大夫其正論。

毋枉執事。

張晏曰。毋為有司枉撓也。

烏虜戒之。

師古曰。虜讀曰呼。

二三大

夫其帥志毋怠。錯對曰。平陽侯臣窋。

孟康曰。曹窋參子也。

汝陰

按將以匡
不逮句

侯臣竈

如淳曰夏侯嬰子也

頽陰侯臣何

文頽曰灌嬰子

廷尉臣宜昌

隴西太守臣昆邪

服虔曰公孫昆邪也昆讀曰混

所選賢良太子家

令臣錯

師古曰詔列侯九卿及郡守舉賢良故錯為窰等所舉

昧死再拜言臣

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為輔翼故黃帝得力牧

而為五帝先

力牧黃帝之佐也

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

桓得筮子而為五伯長今陛下講于大禹及高皇帝

之建豪英也

講謂講議也

退託於不明以來賢良

師古曰自託不

明是謙退

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

師古曰謂史傳

若高皇帝

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為帝者祖宗

與天地相終今臣窰等廼以臣錯充賦

如淳曰猶言備數也臣贊

曰克賦此錯之謙也云如賦調也

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少茅

臣亡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

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

故自親事處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

法宮路寢正殿也

動靜

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

之徒亡不載也

師古曰有根著地者皆載之也著音直略反

燭以光明亡

偏異也

燭照也

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

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師古

曰甘露五穀熟。秋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

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

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

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

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

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

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

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

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以已內怨及

人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

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

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

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

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屬委也音之欲

反五伯之佐之為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師古曰各

用不敢踰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矜謂自遭

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亡

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爲之。機陷也。機發也。陷穿也。以之興利

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

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

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歛民財以顧其功。顧雖也。若今言雇賃

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已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

妄誅而從暴心也。從讀曰縱。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

者也。故臯大者罰重。臯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臯至

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

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行之

暴者。逆而復之。不以傷國。師古曰。謂逆主意而反還之。不令施行致傷國也。

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亡

邪辟之行。外亡騫污之名。師古曰。僻讀曰僻。騫損也。汚辱也。事君若

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

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王五伯

與焉。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

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

止之執。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

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
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

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師古曰臣

亦不及三王之佐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

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

不輯。輯和也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彊。夫國富彊

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為天子。

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進前也言不及其末

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奢慾亡極。民

力罷盡。賦歛不節。矜奮自賢。羣臣恐諛。張晏曰諛

諛諛以求自全也。師古曰非也。直為恐懼而為諛諛也。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安

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僭。僭痛也言痛

按必著人字義乃安干感。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

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

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為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

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

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咸怨。

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絕祀亡世。

按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愚是

一套事故
與秦事之
始以概見
其端云

為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

配天象地。覆露萬民。覆蔭也。露膏澤也。絕秦之迹。除其亂法。

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苛解媯。媯煩繞也。音如紹反。寬大愛人。

肉刑不用。臯人亡帑。師古曰。謂除收帑。相坐律。帑讀曰孥。非謗不治。鑄

錢者除。張晏曰。除鑄錢之律。聽民得自鑄也。非讀曰誹。通關去塞。張晏曰。文帝十二年。

除關不諸侯不孽諸侯。應劭曰。接之以禮。不以庶孽畜之。如淳曰。孽疑也。去關。禁明無疑於

也。賓禮長老。愛卹少孤。臯人有期。晉灼曰。刑法志云。罪人各以輕

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後宮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

張晏曰。足用。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

邪。除去陰刑。官刑也。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

師古曰。各就其國也。親耕節用。視民不奢。所為天下興利除害。

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

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永惟朕

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

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

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

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師古曰。遺

棄也。不棄神明之名。德不廢賢聖之名。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

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師古曰言各當其時務立功也。能明其世者

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

者變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師古曰資

質也。謂天子之材質。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

不衰，邊竟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

羣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已語終之辭。然莫能

望陛下清光。晉灼曰：今之臣不能望見陛下之光景所及。譬之猶五帝之

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

明之遺也。師古曰：言天子虛無神明之德。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

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也。究竟。以傳萬世，愚臣不自

度量，竊為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惑少茅之愚，臣言唯

陛下財擇。時賈誼已死，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為高第

繇。是遷中大夫，錯又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

者書凡三十篇。孝文雖不盡聽，然奇其材。當是時太

子善錯計策，爰益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

錯為內史，錯數請閒言事，輒聽。幸傾九卿，法令多所

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

上廟，堧中。堧者內垣之外游地也。音人緣反。門東出，不便錯，迺穿門

南出鑿廟堧垣丞相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之即請閒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為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迺堧中垣不致於

法丞相謝師古曰以所奏不當天子意故謝罷朝因怒謂長史曰吾

當先斬以聞迺先請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

貴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支郡在國之四

邊者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

爭之繇此與錯有隙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謹謹錯

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如

日錯為御史大夫位三公也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讓多怨公何

為也讓責也錯曰固也師古曰言固當如此不如此天子不尊宗

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

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

以誅錯為名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

身居守會竇嬰言爰盎詔召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

上問盎曰君嘗為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為人虜今吳

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

即山鑄錢煮海為鹽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此其計

凌稚隆曰

欲令上自

將兵而身

居守此錯

失着處以

故書霍革

得以藉口

漢書列傳

卷之九

二十四

不百全豈發虐何以言其無能為也盎對曰吳銅鹽
 之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
 輔而為誼不反矣吳所誘皆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
 人故相誘以亂錯曰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
 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
 知迺屏錯錯趨避東箱甚恨上卒問盎卒竟也對曰吳
 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
 擅適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為西共誅錯復故地
 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
 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儂誠何
 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顧念也誠實也盎曰愚計出此唯上
 孰計之迺拜盎為泰常密裝治行後十餘日丞相青
 翟中尉嘉廷尉歐師古曰張歐也音區劾奏錯曰吳王反逆亡
 道欲危宗廟天下所當共誅今御史大夫錯議曰兵
 數百萬獨屬羣臣不可信屬委也音陛下不如自出
 臨兵使錯居守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徐僮
 臨淮二縣也錯不稱陛下德信欲疏羣臣百姓又欲以城
 邑予吳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

按次丞相

青翟等劾

錯應上諸

大臣多不

好錯案

茅坤曰其

欲以吳之

未下者與

吳則實與

委案以錯

吳之意而

錯幾經禍

惡夫

按父母妻

子一段與

上錯父一

產無少長皆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可錯殊不知廼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師古曰誑云乘車案行市中也錯衣朝衣斬

東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為將還上書言軍事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師古曰道軍所來從軍所來也

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為反數十歲矣發怒

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

拊口不敢復言矣拊音其炎反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

患諸侯疆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

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

仇杜忠臣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

公言善吾亦恨之廼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

人也師古曰漢中之縣多奇計建元年中上招賢良公卿言

鄧先師古曰鄧先猶云鄧先生也一日先者其名也鄧先時免起家為九卿

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脩黃老言顯諸公間

贊曰爰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張晏曰因宜附著合會之仁心為

質引義忼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資財也適值其世得聘其才

時已變易張晏曰謂景帝及吳壹說果於用辯師古曰謂身殺鼂錯也

亦不遂鼂錯銳於為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其父睹之

按此贊本

史記兩贊

尚損益之

未敘鄧公

一段以明

錯之無罪

亦見鄧公

陳列小傳

漢書列傳

卷十九

三六

漢書

列傳

卷十九

三六

漢書

列傳

卷十九

三六

漢書

列傳

卷十九

三六

漢書

列傳

卷十九

三六

漢書

列傳

卷十九

三六

漢書

列傳

卷十九

三六

漢書

經於溝瀆亡益救敗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

張晏曰趙

奢卒趙使趙括為將其毋言之趙王曰願王易括王不許母要王括有罪願不坐王許之後括果敗於長平以母前約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故卒得不坐

之語著于篇

澄夫

生也一曰夫皆其俗也

澄夫親與跋家為此

人也

中丞

相古曰黃

公言善吾亦知大取我澄公為其國中操澄公丸固

漢書列傳卷二十

張馮汲鄭傳

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也

堵音者

與兄仲同居以貨

為騎郎

如淳曰漢注貲五百萬得為常侍郎

事文帝十年不得調

調選也音

徒釣

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

遂猶達也欲

免歸中郎將爰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

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

論

師古曰令其議論依附時事也

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

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文帝稱善拜釋之為謁

凌稚隆曰張馮汲鄭行事不相類而取節焉皆足以成名故並為一傳按釋之傳本史記原文稍損數字茅坤曰其言類高祖之諭陸賈

者僕射從行上登虎圈

圈養獸之所也音求遠反

問上林尉禽獸

簿

簿謂簿書也音步戶反

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

師古曰視其屬

能對也

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

欲以觀其能口對嚮應亡窮者

嚮讀曰響如響應聲言其疾也

文帝

曰吏不當如此邪尉亡賴

張晏曰材無可恃也

詔釋之拜嗇夫

為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

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

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

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

喋音

且秦

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

居力反

其敝

徒文具亡惻隱之實

文具謂具文而已

以故不聞其過陵夷

至於二世天下上崩

陵夷積替也

今陛下以嗇夫口辨而

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亡其實且下之化

上疾於景嚮舉錯不可不察也

錯音干故反

文帝曰善迺

止不拜嗇夫就車召釋之驂乘徐行行問釋之秦之

敝

師古曰行問且行且問也

具以質言

質誠也

至宮上拜釋之為公

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

如淳曰宮

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

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

凌稚隆曰

文帝繇是

奇釋之摠

承上作結

語

劉會孟曰

馬得文景

情態俱活

景申曰新

豐在關中

去邯鄲尚

二千里而

帝指示之

必其慎夫

人嘗王帝

亦有故鄉

又曰過西

陵而悲思

當時帝必

有厭墳壠

適後之意

而因以感

問之者

又曰秦皇

之修葬釋

之一言道

破

劉奉世曰

渭上有橋

非一此在

中故曰中

渭橋

洪邁曰釋

之謂上使

王毋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

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承詔赦太

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繇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頃

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厠師古曰厠岸

時慎夫人從上指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

也張晏曰慎夫人邯鄲人也走音奏趣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

歌李奇曰聲氣依倚瑟也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

山石為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紵音竹呂反斲音側

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

猶有隙使其中亡可欲雖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

善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在渭橋中路

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

釋之治問曰縣人來長安縣人也聞蹕匿橋下久以為行

過言天子已過既出見車騎即走耳釋之奏當此人犯蹕

如淳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當罰金上怒曰此人

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他馬固不敗傷我虜而廷尉

適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

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

使誅之則已無乃啟

大主徑殺人之端乎

斯一節未為至當也

誅之則已。師古曰言初執獲此人天子即令誅之其事即畢今已下廷尉。廷

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

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

人有盜高廟座前玉環得。師古曰得者盜環之人為吏所捕得也文帝

怒下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當棄市。上大

怒曰。人亡道。迺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

君以法奏之。師古曰法謂常法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

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如淳曰俱死罪也盜玉環

不若盜長陵土之逆然以逆順為基。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

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師古曰杯音步而族之。有如

忍言毀徹故。陛下且何以加其法。孝文帝與太后言

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

侯王恬咸見釋之。持議平。迺結為親友。張廷尉繇此

天下稱之。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師古曰以嘗劾帝不下司馬門稱

疾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

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嘗召居

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鞮解。鞮音武顧謂

釋之為我結鞮。釋之跪而結之。結讀日係既已。人或讓王

聖坤曰論法平而所對則慎

凌稚隆曰按繇此天

下稱之又摠承上作

結語且與上言所知

名相應

生獨奈何廷辱張廷尉如此王生日吾老且賤自度終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鞶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釋之事景帝

歲餘為淮南相猶尚以前過也年老病卒其子摯字

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馮唐祖父趙人也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為

郎中署長

鄭氏曰以至孝聞也師古曰以孝得為郎中而為郎署之長也著音竹助反

事

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

師古曰言年已

老矣何乃自為郎也崔浩

具以實言文帝曰吾居代

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

鹿下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

張晏曰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

鉅鹿父老知之乎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

將也上曰何已

已猶耳

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帥將

師古曰大父祖父也帥音所類反將音子亮反

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李

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

如淳曰良善也

師古曰聞頗牧之善帝意大悅

迺拊髀曰

髀音陛

嗟虜吾獨不得廉頗

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

師古曰恐懼之言也

陛下雖

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

按馬融龍

漢書列傳

卷三十一

五

虎賦莫怯見之莫不主臣即此意

凌稚隆曰殺帝與唐相對語間却摠入當是時三句提省所以卒復問之故是亦一格

古來論往將無踰此言

李牧為將一段一一

李牧為將一段一一

李牧為將一段一一

李牧為將一段一一

李牧為將一段一一

李牧為將一段一一

李牧為將一段一一

李牧為將一段一一

李牧為將一段一一

李牧為將一段一一

李牧為將一段一一

李牧為將一段一一

李牧為將一段一一

李牧為將一段一一

李牧為將一段一一

曰公衆辱我獨亡閒處虜師古曰何不閒唐謝曰鄙

人不知忌諱當是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

邛上以胡寇為意廼卒復問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

用頗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

曰闌以內寡人制之闌以外將軍制之門中概為闌音牛列反

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

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

決於外不從中覆也覆謂覆白之也音芳目反委任而責成功故

李牧乃得盡其知能選車千三百乘穀騎萬三千匹

也音邁直百金也是以北逐單于

破東胡滅澹林鄭氏曰澹音擔石之擔如淳曰胡也匈奴傳曰晉北有澹林之胡樓煩之戎也師古曰澹音都甘反又音談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

伯師古曰幾致於霸也後會趙王遷立蘇林曰其母倡也倡樂趙幽王家之

也女用郭開讒而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為秦所滅

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

養錢服虔曰私假錢也五日壹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

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人尚帥車騎擊

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

漢書列傳 卷二十一

籍伍符。李奇曰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軍士五五相保之符信也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

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要節度也家人子謂庶人之家子也終

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

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

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

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

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說是日令唐持節

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

及郡國車士。服虔曰車戰之士也十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武

帝即位求賢良舉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為官廼以

子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魏尚槐里人也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也。文頡

曰六國時衛至黯十世世為卿大夫以父任孝景時

為太子洗馬。孟康曰大臣任舉其子弟為官以嚴見憚武帝即位黯

為謁者東粵相攻上使黯往視之至吳而還報曰粵

人相攻固其俗不足以辱天子使者河內失火燒千

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師古

日比近也言屋相近故連延而燒也此音頻寐反不足憂臣過河內河內貧

讀張釋之

馬唐二傳

見家人父

子之風讀

袁盎見錯

傳則互相

傳復矣論

汙充息夫

躬傳則釀

成妖孽矣

要之有是

君即有是

臣可鑑哉

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

河內倉粟以振貧民請歸節伏矯制臯

師古曰矯託也託奉制詔

而行

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黯耻為令稱疾歸田

里上聞迺召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

東海太守黯學黃老言治官民好清靜擇丞史任之

如淳曰擇郡丞及史任之也鄭當時為大司農官屬丞史亦是也

責大指而已不細

苛黯多病臥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

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引大體不

拘文法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

善待之不合者弗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游

俠任氣節行脩潔其諫犯主之顏色常慕傅伯爰盎

之為人

應劭曰傅伯梁人為孝王將素抗直也

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

劉棄疾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是時太后弟武安

侯田蚡為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弗為禮黯見蚡未

嘗拜揖之上方詔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

師古曰云云猶

言如此如此也

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

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

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

師古曰數

後史記弘

大體漢書

涉弘為引

後為人

下伏後案

以後一

皆應

按此段應

前性倨少

禮

按此段應

前犯主顏

色

責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

於不誼虐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

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瘳如淳曰杜欽所謂病滿賜告詔

也瘳與愈同 最後嚴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

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瘳人瘳勝也然至其輔少主

守成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孟賁夏育皆古之勇士也賁音奔上曰

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

上踞廁視之如淳曰廁溷也孟康曰廁牀邊側也丞相弘宴見上或時

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應劭曰武帳置兵闌五兵於帳中也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

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以更定

律令為廷尉黯質責湯於上前曰質對也公為正卿上

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安國富

民使囹圄空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師古曰言

何為乃紛亂 而公以此無種矣師古曰言當誅及子孫也黯時與

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憤發罵曰天下謂乃

筆吏不可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今天下重足而立仄

目而視矣師古曰重累其足言懼甚也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

夷

凌禮隆曰

史記守成

丁有招之

不來麾之

不去二句

形容不可

奪之節極

得皆繁班

文何以則

漢書昭所

謂來二水

而臨其岸

也懷夫人

知廟與武

帝據廟見

衛青瀕廁

之廁也

按此段應

前面折不

能容人之

過

盧辯治曰

類引大體

不拘文法

而湯常在

文深小苛
兩人相示

唐處史家
模寫不荷

凌稚隆曰
史記慎發

上有仇厲
守高不能

屈句才見
兩人不相

能處
按此段又

應前而折
不能容人

之過

阿此段又

凌稚隆曰
理史言淮

南王謀反
憚黯守節

死義至說
公孫弘等

如發蒙耳
其言囑籍

范史論李
固據位持

重以爭大
表其視胡

廣趙戒猶
其土也二

公議論懸

夷黯務少事間常言與胡和親毋起兵上方鄉儒術

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

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

人主取容而刀筆之吏專深文巧詆詆毀辱也
音丁禮反陷人

於罔以自為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心疾黯雖上亦

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師古曰以事致
其罪而誅也弘為丞相迺言

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弗

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

益尊姊為皇后然黯與亢禮或說黯曰自天子欲令

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以不拜黯

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師古曰言能降貴
以禮士最為重也

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以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

日淮南王謀反憚黯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

孫弘等如發蒙耳上既數征匈奴有功黯言益不用

始黯列九卿矣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貴

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已而弘至丞相封侯湯御

史大夫黯時丞史皆與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

能無少望褊隘也
望怨也見上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

絕如此
按此段又

應前犯主
顏色

按黯罷上
史記有黯

然二字與
前上怒處

亦有默然
二字雖開

證却有無
限含著

按此段又
應前犯主

顏色

後來者居上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汲黯之

言日益甚矣

師古曰言其鄙俚也或曰積薪之言出曾子故云不可無學也

居無何

匈奴渾邪王率眾來降

師古曰渾音胡昆反

漢發車二萬乘縣

官亡錢從民貫馬

貫賒買也

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

長安令黯曰長安令亡罪獨斬臣黯民迺肯出馬且

匈奴畔其主而降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

動罷中國甘心夷狄之人虜上默然後渾邪王至賈

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入請開見高門

晉灼曰三

輔黃圖未央宮

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舉

兵誅之死傷不可勝計而費以鉅萬百數

數百鉅萬

也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賜從軍死者

家鹵獲因與之以謝天下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

邪帥數萬之眾來虛府庫賞賜發良民待養若奉驕

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吏繩以為闐出財物

加邊關乎

應劭曰闐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鐵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臣瓚

曰無符傳出入為闐也

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羸以謝天下

羸餘

也音弋成反

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臣竊為陛下

弗取也上弗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

凌稚隆曰史記五百餘人下有是所謂鹿其葉而傷其枝句更

悉切

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者

數年會更立五銖錢民多盜鑄錢者楚地尤甚上以

為淮陽楚地之郊也

郊謂交道衝要之處也

召黯拜為淮陽太

守黯伏謝不受甲綬詔數強予然後奉詔召上殿黯

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

之臣常有狗馬之心

師古曰思報效

今病力不能任郡事

師古

曰力謂甚也

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

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

顧謂思

吾徒得君重

徒但也重

臥而治之黯既辭過

大行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然御史

大夫湯智足以距諫詐足以飾非非肯正為天下言

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

之好興事舞文法

舞猶弄也

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

以為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何

師古曰言何不早言也

公與之

俱受其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其故治淮

陽政清後張湯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

侯相秩居淮陽

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律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歲

凡得千八百石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歲凡得二千四百四十石耳

居淮陽十歲而

芝坤曰撰結篇首以

嚴見憚而

附司馬安

諸人並以

次指黯之

獨立處

安衛人仕

者選篇首

有寵於古

之衛君句

穆堂時德

本史記原

之相損身

數字通篇

意者為

唐與伯曰

鄭莊真俠

者流也始

置驛馬繼

而任賓客

就多負始

卒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仁至九卿子偃至諸侯相
 黯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
 宦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
 千石十人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服虔曰景帝信任
 宏蘇林曰官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
 出其下
 鄭當時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死而屬
 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
 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當時以任
 俠自喜脫張羽於阨服虔曰梁孝王聲聞梁楚間孝
 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
 如淳曰郊交道四通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旦常
 處也以請賓客便恐不徧當時好黃老言其慕長者如恐不稱
 其師古曰自見年少官薄然其知友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
 士也武帝卽位當時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
 相至九卿為右內史以武安魏其時議貶秩為詹事
 師古曰議田遷為大司農當時為大吏戒門下客至
 蚡及竇嬰事亡貴賤亡留門下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性廉

翻放曰自
見當屬上
句

又不治產印奉賜給諸公印音牛向反然其餽遺人

不過具噐食師古曰猶今言一盤食也每朝候上間說未嘗不言

天下長者師古曰候天子間隙之時其所稱說皆言長者也其推轂士及官

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也師古曰推轂言薦舉人如車轂之運轉也有味者其言甚

美也常引以為賢於已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

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以此翕然稱

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如淳曰治行謂莊嚴上曰吾聞

鄭莊行千里不齎糧治行者何也然當時在朝常趨

和承意趨讀曰趣趣向也不敢甚斥臧否漢征匈奴招

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屈屈盡也音音其勿反當時為大司農

任人賓客倣音灼曰當時為大司農而任使其賓客事較作倣也師古曰倣謂受顧賃而載

運也言當時保任其賓客於司農載運也倣音子就反入多逋負司馬安為淮

陽太守發其事當時以此陷罪贖為庶人頃之守長

史如淳曰丞相長史也遷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昆弟以當時

故至二千石者六七人當時始與汲黯列為九卿內

行脩兩人中廢賓客益落當時死家亡餘財先是下

却翟公為廷尉却音圭京兆縣名也賓客亦填門填滿也音田及廢

門外可設爵羅師古曰言其寂靜無人行也後復為廷尉客欲往

種隆曰
先是下却
一段史記
作為替語
蓋有感而
借以形友
道之衰故
以汲鄭亦

云悲夫何結之班史

移入傳尾

去汲鄭亦

三句似於

當時不相

蒙云

交雅隆曰

此贊亦泰

貌似史記

崔公大署其門曰師古曰署一死一生迺知交情一

貧一富迺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迺見見音胡電反

贊曰張釋之之守法馮唐之論將汲黯之正直鄭當

時之推士不如是亦何以成名哉揚子以為孝文親

誡帝尊以信亞夫之軍師古曰揚子曷為不能用頗

牧彼將有激云爾師古曰謂馮唐欲理魏尚故以此言激文帝也

凌稚隆曰黯傳本史記文稍損數字大概以嚴見憚此篇綱領如帝不冠不見聞諫默然見憚于君

面責弘湯不敢言不拜大將軍遇加于平日見憚于權貴至於淮南王亦畏其守節死義則又見憚于諸侯王也首尾以嚴憚相應其意自見

終

漢書列傳卷二十一

賈鄒枚路傳

賈山潁川人也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師古曰六

國時山受學祛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師古曰涉若涉

水獵若獵獸言歷覽之不專精也醇者不雜也嘗給事潁陰侯為騎師古曰為騎者

常騎馬而從也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名曰至言其

辭曰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

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為諭

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師古曰言貧賤之人也韋帶以

茅坤曰子按賈鄒枚路行誼不相類而並以上書顯名故附為一傳黃震曰傳言不能為醇儒者謂其不專守一經耳非以其行已不醇也

單韋為帶。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

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

任謂役事也。罷讀曰疲。赭衣半道，羣盜滿山。師古曰：犯罪者則衣赭衣，行道之人

半著赭衣，言使天下之人戴日而視，傾耳而聽。師古曰：戴

目者，言常遠視，有異志也。一夫大謬，天下響應者，陳

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

師古曰：凡言離宮者，皆謂於別處置之，非常所居也。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

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師古曰：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一說大陵曰阿，言

其殿高若於阿，工為房也。房字或作旁，說云：始皇作此殿，未有名，以其去咸陽近且號阿房，阿近也。

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騫馳，旌旗不

撓。師古曰：撓，屈也。言庭之廣大，殿之高敞，眾騎馳騫無所迫觸，建立旌旗，不屈撓。撓音女孝反。為

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

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

之觀畢至。瀕海謂緣海之邊也。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

外，隱以金椎。服虔曰：作壁如甬道，隱築也。以鐵椎築之。師古曰：築，令堅實而使隆高耳。不為

甬，壁也。隱音於靳反。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

曾不得邪徑而託處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

師古曰：吏以督曠日十年。重役空廢，時日積年歲也。

下徹三泉。

師古曰三重之泉言其深也。

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聚

塗其外。

錮謂鑄而合之也。

被以珠玉。飾以翡翠。

應劭曰雄曰翡翠雌曰翠臣

瑣曰異物志云翡翠色赤而大於翠師古曰鳥各別類非雌雄異名也。

中成觀游。上成山

林。為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

而託葬焉。

師古曰顆謂土塊蓬顆言塊土生蓬者耳音口果反。

秦以熊羆之力。

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

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

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

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

以蒙死而竭知也。

蒙冒犯也。

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

焉。師古曰磽塉瘠薄也。磽音口交反。

江臯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

臯水邊淤地也。猥盛也。

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

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

服虔曰關龍逢桀之忠臣也。比干諫紂而紂殺之。

文

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

盡其力。

師古曰芻刈草也。蕘草薪也。言執賤役者也。大雅板之詩曰詢于芻蕘。

此周之

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

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

霆疾雷也。音廷。

萬鈞之所壓。無不糜

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

徐中行曰
賈山借秦
為喻三段
骨法奇爽
西漢書稱
獨步

世曾不得
此使其後
用三至於
此以上連
瑣希元曰
師古曰鳥
各別類非
雌雄異名
也

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况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

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

箴諫。李奇曰。古有誦詩之工。替誦詩諫。公卿比諫。李奇記過之史常在君側也。

日相親比而諫也。或曰比方事類以諫也。士傳言諫過。庶人諄於道。商旅

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

義而從之。所以未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

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

而酌。師古曰。進食曰餽。酌者少也。飲酒謂食已而蕩口也。音胤。祝餽在前。祝鯁在

後。師古曰。餽古體字。謂食不下也。以公卿奉杖。大夫

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修正謂修身正行者

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

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

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

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

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

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疆。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師古曰什一謂十分之中公取一也籍借也謂借人力也一日為簿籍而稅之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勝堪也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

弋繳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

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

統。如淳曰統繼也堯舜子不才不能長世而秦自以過堯舜可至萬世也師古曰統治也言自美功德

治。理天下過。縣石鑄鍾虞。師古曰縣稱也石百三十斤稱銅鐵之斤石以鑄鍾

虞言其奢。秦也。虞猛獸之名。謂鐘鼓之相飾為此獸虞音鉦篩土築阿房之宮。音篩

師從音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

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繁世。廣德以為子孫基業。

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

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

復重也音

扶目反

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

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

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

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

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

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

諛媮合苟容。

師古曰道讀曰導。導引主意於邪也。

比其德。則賢於堯舜。

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

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

古

曰此大雅桑柔之篇也。言賢者見事之是非非不能分別言之而不言者何也。此但畏忌犯顏得罪罰也。又言言而見聽則悉意答對不見信受則屏退也。今詩本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說者。又別為義與此不同。

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此大雅文王之篇。

天下未嘗亡

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

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

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

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

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

師古曰言心實憂念之不為禮節也。

死則往

宋祁曰此下諺亦屬疑文不足

唐順之曰天下莫敢一旬掉轉

弔哭之。臨其小歛大歛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

經。師古曰已棺謂已大歛也。塗謂塗殯也。錫衰十五升布無事其縷者也。棺音工喚反。而三臨

其喪未歛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

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

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

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亡也今

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術亦作述圖所以昭光洪業休

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

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

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

諸吏與之馳毆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

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

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

歲貢省廄馬以賦縣傳

賦給與也傳音張戀反

去諸苑以賦農

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

事八十者二算不事

師古曰一子不事蠲其賦役賜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賦也賜

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

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中憐其衣赭書

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癯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此大雅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

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

師古曰。時以十月為歲首。則謂夏正之二月為

五月。今欲定制。度循於古。法故特云用夏歲二月也。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

後唯陛下所幸耳。

師古曰。言乃可恣意也。

古者大臣不媠。

媠。狎也。音胡。

息列

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

見顯示也。音胡。

反大臣不得與宴游。

安息曰。宴與讀曰豫。

方正修潔之士不得

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

方道也。一曰方謂廉隅也。

則羣臣

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

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

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

林希元曰古者大臣一段雖似更端不過甲結

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眾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

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

也。軌謂法度也。其後文帝際鑄錢，令山復上書諫，以為變

先帝法非是，又訟淮南王無大罪，宜急令反國。又言

柴唐子為不善，足以戒。鄧展曰：淮南傳：棘蒲侯柴武太子柴奇與士臣開章謀反。

章下詰責。師古曰：以其所上之章，令有司詰問。對以為錢者亡用器也

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操持也。音于高反。令

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長謂畜養也。其言多

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以廣諫爭之路也。其

後復禁鑄錢云

鄒陽齊人也。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

致四方游士，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以文辯

著名。久之，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

陽，奏書諫為其事尚隱，惡指斥言。故先引秦為諭，因

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題致其意。其辭曰：臣聞

秦倚曲臺之宮。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懸衡天下。服虔曰：關西為衡如淳曰。

衡猶稱之衡也。言其懸法度於其上。也。師古曰：此說秦自以為為威力疆固，非論平法也。下又言陳勝連從

兵之據，則是說從橫之事耳。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師古曰：畫地不犯者法制

凌雅隆曰

陽書大指

已括盡此

數語中為

其事尚隱

故陽書全

是隱語

黃震曰本

未免戰國

游士之餘

王應麟曰

山之才亞

于賈誼其

學於子虛

言能持正論可嘉

唐順之曰此文離極

也。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從音子容反

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

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蘇林曰言

胡來人馬之盛。揚塵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也。一關

曰覆盡也。言上射飛鳥。下盡伏菟也。覆音芳。目反。關

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福屬。轉粟流輸。干

里不絕。何則。彊趙責於河間。應劭曰趙幽王為呂后

遂為趙王。取趙之河間。立遂弟辟彊為河間。六齊望

於惠后。孟康曰高后割齊濟南郡為呂王台奉邑。又

立悼惠王六子為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

公。主得免六子。以此怨之。城陽顧於盧博。孟康曰城

喜父章與弟興居討諸呂有功。本當盡以趙地。王章

失職。歲餘薨。興居誅死。盧博。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張

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二王。念其父見遷。殺思墓。欲大

報怨也。師古曰三子為王。謂淮南衡山濟北也。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師古曰言諸國各有私怨。欲申其志。不肯專為吳也。

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張晏曰青

難越為吳。難不可恃也。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

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

唐順之曰舟聚舟船也。言胡為趙難越為吳。難不可恃也。骨語。文曰胡是趙隱語。趙

是吳隱語

言漢書有

以待之是

吳趙未定

為漢難也

也。蘇林曰折截也。陽知吳王陰連結齊趙淮南胡越

梁并淮陽絕越人之糧漢折西河以輔大國以破難

其計欲隱其辭故謬言胡益進越益深為大王患之

以錯亂其語若吳為憂助漢臣聞交龍襄首奮翼則

者也自此以下乃致其意焉

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舉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

士歸義思名底厲也音指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如淳

易精思以極則無國不可奸奸音干飾固陋之心則何

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

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

行尤說大王之義師古曰言在下風側聽高故願大

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鷙鳥索百不如一鶚如淳

唐順之曰

往時趙淮

南已如此

可鑒也

鳥比諸侯鷙比天子師古曰鷙擊之鳥夫全趙之時

服虔曰全趙趙未分之時武力鼎士絺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

師古曰絺服盛服也鼎士舉鼎之士也叢而不能止

臺趙王之臺也存邯鄲絺音州縣之縣幽王之湛忠

師古曰幽王謂趙幽王友也湛讀淮南

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師古曰

南厲王長也西謂廢然而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

其位亦明矣師古曰諸謂專諸賁故願大王審畫而

已畫計也音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

衣臣瓚曰文帝入關而立以天下自立天子之後使

東牟朱虛東襄義父之後應劭曰天下已定文帝遣

首舉兵欲誅諸呂猶春秋襄邾深割嬰兒王之應劭

儀父也義讀曰儀父讀曰甫齊王六子為王其中有小小嬰兒者文帝於骨肉壤

厚也或曰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大原王揖為梁王子王梁代如淳曰文帝之二子晉灼曰揚雄方益以

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應

曰仆僵仆也濟北王興居反見誅囚弟於雍者淮南

王長有罪見徙死於雍所以然者坐三國有姦臣如

新垣平等勸王共反仆音赴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

右制關中變權易執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

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如淳曰新垣平許言鼎在

金寶氣鼎其在乎弗迎則不至為吳計者泗水中臣望東北汾陰有則我吳遺

嗣不可期於世矣師古曰言吳當高皇帝燒棧道水

章邯應劭曰章邯為雍王高兵不留行收弊民之倦

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

荆王以失其地如淳曰荆亦楚此皆國家之不幾者

也應劭曰言不可庶幾也李奇曰不但幾微乃著見

師古曰言漢朝之安諸也或曰幾危也此數事於國家皆無危險之慮也願大王孰察之吳王不內其

言是時景帝少弟梁孝王貴盛亦待士於是鄒陽枚

宋祁曰注
謂字作諱
字于理其
切

劉放曰幾
讀曰冀

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為人

智略忼慨不苟合忼音口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謂介

也間廁勝等疾陽惡之孝王惡謂讒孝王怒下陽吏將

殺之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繁廼從獄中上書

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

昔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應劭曰燕

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亡去厚養荆軻令西刺秦王

精誠感天白虹為之貫日也師古曰精誠若斯太子

尚畏而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

之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

精變天地而信不論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

畢議願知張晏曰盡其計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

所疑師古曰言左右不明者不欲是使荆軻衛先生

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獻寶楚

王誅之應劭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武王王示玉人曰

石也刑其左足至成王時抱其璞哭

於郊乃使玉人攻之果得寶玉也

極刑張晏曰李斯諫二世以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

世張晏曰接輿楚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

唐順之曰

其情切故

其詞復

按此書詞

多偶儷其

大朝之濫

貌歟

茅坤曰

陽書並傳

言斷簡而

特多嗚咽

涕洟

開梁王之

襟而卒以

自脫耳然

要之非所

以自訟也

又曰此上

漢書列傳

卷三十一

十一

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師古曰以謬聽為後後猶下也。毋使臣為

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應劭曰吳王取馬革

為鴟夷受子胥沈之江。鴟夷楛形。師古曰鴟夷即今之盛酒。鴟夷勝。臣始不信，迺今知

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孟康曰初相識

至白頭。傾蓋如故。文穎曰傾蓋猶交蓋，駐車也。何則？知與不知也。

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張晏曰於期為秦將

被讒走之燕，始皇滅其家，又重購之燕，遣荆軻欲刺秦王於期，自刎首令荆軻齎往。王奢去齊

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孟康曰王奢齊臣也，亡至魏，其後齊伐魏

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生，以為魏累，遂自剄也。夫王奢樊於

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

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

燕尾生。服虔曰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也。晉灼曰說齊宣王使還燕十城，又令

閔王厚葬以弊齊，終死為燕也。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守志亡軀，故以為喻。白圭戰亡六

城，為魏取中山。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

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按

劍而怒，食以馱馱。孟康曰馱馱，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敬重蘇秦，雖有讒謗而更食

以珍奇之味。師古曰馱音決，馱音題。白圭顯於中山。師古曰以拔中山之功而尊顯也。

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

身并曰以
上一頭却
音偉

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

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臙腳於宋。卒

相中山。蘇林曰六國時人被此刑也。范雎拉脅折齒於魏。卒為應

侯。應劭曰魏相魏齊疑其以國陰事告齊乃掠笞數百拉脅折齒師古曰後入秦為相封為應

侯拉摧也。音盧合反。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

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師古曰言直道而行不求

朋黨之助。謂忠信必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服虔曰殷之末

可恃也畫計也音獲。世人也師古曰雍者河水溢出為小流也言狄初因

蹈雍遂入大河也爾雅曰水自河出為雍又曰江有

也。徐行負石入海。服虔曰周之末世人也師古曰負石者微避流

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

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應劭曰虞人也聞秦繆公賢欲

往于之。乏資乞食以自致也。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應劭曰齊

桓公夜出迎客。甯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山矸白

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甯戚從昏飯牛

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桓公召與語說之以為此

大夫。甯脛也。薄止也。甯音下諫反。曼音莫幹反。此

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

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眾口

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

宋祁曰高
歌主當作
同歌

漢書列傳

卷三十一

十五

茅坤曰
字縱橫

之計囚墨翟。

子冉子罕也

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

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

師古曰美金見

毀衆共疑之數被燒煉以至銷鑠讒佞之人肆其詐巧離散骨肉而不覺知

秦用戎人由

余而伯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

師古曰齊之二王謚也

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竒偏之浮辭哉公聽並

觀垂明當世。

師古曰公聽言不私也並觀所見齊同也

故意合則胡越爲

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讎敵朱象管蔡

是矣。

師古曰朱丹朱堯子象舜弟

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

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爲也是以聖王覺

寤捐子之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

應劭曰燕王喻賢其相子之欲譖以

燕國國乃大亂田常陳恒也齊簡公悅之而殺簡公今使人君去此心則國家安全也

封比干

之後修孕婦之墓。

應劭曰紂剝妊者觀其胎產師古曰武王克商及其故政乃封修之

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亡厭也夫晉文親其讎

彊伯諸侯齊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

張晏曰寺人勃鞞爲晉獻公逐

文公斬其袪及文公即位用其言以免呂郤之難管仲射中桓公帶鉤而用爲相

何則慈仁

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

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

禽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

不悔。師古曰叔敖三為楚相而三去之狐丘之封人謂之曰吾聞處官久者士妒之祿厚者眾怨之

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於楚之士眾何也叔敖曰吾三相楚而身愈卑每益祿而施

愈博位滋尊而禮愈恭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是以不得罪於楚人也

師古曰於陵地名也子仲陳仲子也其先與齊同族兄戴為齊相仲子以為不義乃將妻子適楚居于於

陵自謂於陵子仲楚王聞其賢使使者持金百鎰聘之欲以為相仲子不許遂夫妻相與逃而為人灌園

終身不屈其節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

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墮毀也音火規反終與之窮達無

愛於士師古曰無所吝惜也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

刺由應劭曰盜跖之客為其人使刺由由許由也師古曰此言被之以恩則用命也何況因

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軻湛七族要離燔妻

子豈足為大王道哉應劭曰荆軻為燕刺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也吳王

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

子要離走見慶忌以劍刺之張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師古曰此說云湛七族無刑字也尋諸史籍荆軻無湛族之事不知陽所云者定何人也湛讀

流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眾莫不

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

奇蘇林曰柢音蒂張晏曰柢根下木也輪囷離奇委曲盤戾也師古曰蟠木屈曲之木也困音去輪反

離音力爾反奇音於綺反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

為之容也師古曰萬乘器天子車輿之屬也容謂彫刻加飾故無因而至前

雖出隨珠和璧。祗怨結而不見德。師古曰隨國之侯見大蛇傷者療而

愈之蛇銜明珠以報其德故稱隨珠和氏之璧卽卞和所獻之玉耳祗適也音支有人先游

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師古曰先游謂進納之也今夫天下布

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師古曰衣食不充故羸瘦也一曰羸謂無威力雖蒙

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

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開謂陳說也則人

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襲重也言躡其故迹也是使布衣之

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

化於陶鈞之上。師古曰陶家名轉者為鈞蓋取周回調鈞耳言聖王制馭天下亦備陶人

轉鈞非陶家轉象天也而不牽乎卑亂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

師古曰奪者言欲行善道而為佞人奪其計也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

蒙者庶子名也。以信荆軻而匕首竊發。師古曰匕首短劍也其首類匕便於用也

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以王天下。應劭曰西伯出遇呂尚於渭之

陽與語大悅因載歸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師古曰言文王之得

太公非因舊故若烏鳥之暴集何則。以其能越攀拘之語。馳域外之

議。攀音力全反獨觀乎昭曠之道也。昭明也曠廣也今人主沈諂

諛之辭。牽帷廡之制。孟康曰言為左右便僻侍帷廡臣妾所見牽制矣使不

羈之士與牛驥同皁。師古曰不羈言才識高遠不可羈係也皁歷也揚雄方言云梁

徐中行曰

實後漢韓

非說難前

虛後實此

後文之妙

所以冠絕

古今

宋齊楚燕之間謂歷日阜阜音在早反

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

孟康曰周之介

士也師古曰鮑焦怨時之不用已采蔬於道子貢難曰非其時而采其蔬此焦之有哉弃其蔬乃立枯於

洛水之上

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底厲名號

者不以利傷行。

師古曰底厲言其目修廉隅若磨厲於石也

故里名勝母。

曾子不入。

師古曰曾子至孝以勝母之名不順故不入也

邑號朝歌。墨子回

車。

晉灼曰糾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師古曰朝歌殷之邑名也淮南子云墨子非樂不入朝歌

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執之

貴回面汚行以事諂諛之人。

回邪也汚不潔也音一故反

而求親

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巉藪之中耳。

堀與窟同澤無水曰

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孝王孝王立出

之卒為上客初勝詭欲使王求為漢嗣王又嘗上書

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自使梁國士眾築作甬

道朝太后爰盎等皆建以為不可。

建謂立議

天子不許梁

王怒令人刺殺盎上疑梁殺之使者冠蓋相望責梁

王梁王始與勝詭有謀陽爭以為不可故見讒枚先

生嚴夫子皆不敢諫。

師古曰先生枚乘夫子嚴忌

及梁事敗勝詭

死孝王恐誅廼思陽言深辭謝之齎以千金令求方

略解罪於上者陽素知齊人王先生年八十餘多奇

計卽往見語以其事王先生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

怒欲施必行之誅誠難解也以太后之尊骨肉之親

猶不能止况臣下乎昔秦始皇有伏怒於太后羣臣

諫而死者以十數得茅焦為廓大義鄭氏曰齊人也應劭曰茅焦諫

云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咸陽有不孝之行臣竊為陛下危之臣所言畢乃解衣趨鑊始皇下殿左手接之日

先生起矣卽迎太后遂為母子如初始皇非能說

其言也迺自強從之耳茅焦亦厯脫死如毛蒼耳師古

曰厯少也言纔免於死也厯音巨兩反故事所以難者也今子欲安之

乎之往也陽曰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韓魏時有奇

節吾將歷問之王先生日子行矣還過我而西鄒陽

行月餘莫能為謀還過王先生曰臣將西矣為如何

王先生曰吾先日欲獻愚計以為眾不可蓋蓋覆也竊

自薄陋不敢道也若子行必往見王長君士無過此

者矣鄒陽發寤於心曰敬諾辭去不過梁徑至長安

因客見王長君長君者王美人兄也後封為蓋侯鄒

陽留數日乘間而請曰臣非為長君無使令於前故

來侍也愚竊不自料願有謁也長君跪曰幸甚陽

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而長君行迹多

茅坤曰以下文與計畫並舉職國策士之風

茅坤曰即
說釋開故

不循道理者今爰盜事即窮竟梁王恐誅如此則太

后怫鬱泣血無所發怒佛鬱蘊積也佛音佛切齒側目於貴臣

矣臣恐長君危於繫卵師古曰繫卵者言其將墮而破碎也竊為足下

憂之長君懼然曰將為之奈何師古曰懼讀曰瞿音居具反瞿然無守之貌

陽曰長君誠能精為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長君必

固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

弟幸於兩宮如淳曰太后宮及帝宮也金城之固也師古曰言其榮寵無極不可壞故取喻於金城也

又有存亡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願長君深自計之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為事

及舜立為天子封之於有卑地名也音鼻夫仁人之於兄

弟無臧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是以後世稱之魯公

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師古曰慶父莊公弟也子般莊公太子也僕人即鄧扈樂

也父讀曰甫般字與班同獄有所歸師古曰歸罪於鄧扈樂也季友不探其情

而誅焉師古曰季友慶父之弟不探慶父本情而誅扈樂慶父親殺閔公季

子緩追免賊師古曰慶父出奔季友縱而不追免其賊亂之罪春秋以為親

親之道也師古曰公羊之說也言季友親其兄也魯哀姜薨于夷孔子

曰齊桓公法而不譎以為過也師古曰哀姜莊公夫人也淫于二叔而豫

殺閔公齊人殺之于夷夷齊地也法而不譎者言守法而行不能用權以免其親也

以是說天

梁種隆曰初吳王一

梁無關於陽止因欲

梁事故并敘公孫獲

之說為附小傳云

劉奉世曰齊孝王自

殺齊宣王之以為首

善即其子此云不

得立嗣者蓋嘗有為

義者耳

子微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閒入而言之及韓安

國亦見長公主事果得不治。初吳王濞與七國謀反

及發齊濟北兩國城守不行。漢既破吳齊王自殺不

得立嗣。濟北王亦欲自殺。幸全其妻子。齊人公孫獲

謂濟北王曰獲音俱臣請試為大王明說。梁王通意

天子說而不用死未晚也。公孫獲遂見梁王曰夫濟

北之地東接疆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

之國張晏曰四方受敵濟北居中央為王權不足以

自守勁不足以扞寇晉灼曰四分即交五而裂如田字也又非有奇怪云以待難也師古曰言

權謀勁力既不能扞守又無奇怪神靈雖墜言於吳

非其正計也墜猶失也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

活其君非義也春秋記之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

也師古曰祭仲鄭大夫祭足也事鄭莊公為公娶鄧

曼生莊公故祭仲立之而宋大夫雍氏以女妻莊

公而生突昭公既立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

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言

足脅於大國苟順其心欲鄉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

之端鄉讀曰嚮見謂顯也則吳必先歷齊畢濟北張晏曰歷過畢盡收濟北

之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則山東之從結而無隙矣從音

子容今吳楚之王練諸侯之兵毆白徒之衆師古曰練選也

白徒言素非軍旅之人若今言白丁矣

累日跬

吳南木作

履行義直

河從

守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跬步獨進。半步曰跬音空繁反瓦解土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夫以區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疆是以燕犢之弱而扞虎狼之敵也。守職不撓可謂誠一矣。功義如此尚見疑於上。脅肩低首繁足撫衿使有自悔不前之心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職者疑之。臣竊料之能歷西山徑長樂抵未央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上有全亡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淪於骨髓恩加於無窮願大王留意詳惟之。孝王大說使人馳以聞濟北王得不

坐徙封於淄川

林希元曰此書是當

吳王遊謀

夫露之先

而諫之故

全不露出

事情而長

喻遠譬曲

盡利害文

字起伏變

化百態橫

-5 65 35 140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聚聚邑也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師古曰德政和平上感天象則日月星辰無有錯謬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師古曰言父子君臣其義一也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

漢書列傳

卷三十一

三十一

上無所承
說父子下

似無所屬
然言父二

以見君臣
亦然也故

接之以忠
臣云

唐順之曰
一篇譬喻

茅坤曰以
下文如串
珠累累不
絕

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

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

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衣其將絕也。馬方駭。

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于天，不可復結。隊

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蘇林口改計
取福正在今

日言其激
切甚急也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脫者免於禍
也音土活友必

若所欲為，危於繫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

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

勢，敝盡也
究竟也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繫

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以為大王惑也。人

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

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

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音悽滄之
滄寒也一人炊之，百人

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

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

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

射矣。然其所止，迺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

持矢也。師古曰乘自言所知者遠非止見
百步之中故謂由基為不曉射也福生有基。

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雷穿石。

單極之統斷幹。孟康曰西方人名屋梁為極單一也。一梁謂井鹿盧也。言鹿盧為綆索久

鐵斷井幹也。晉灼曰統古綆字也。單盡也。盡極之綆斷幹幹井上四交之幹常為汲索所契傷也。師古曰

幹者交木井上以為欄者也。統綆皆音綆。鐵契皆刻也。音口計反。水非石之鑽。索非

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靡盡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

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鄭氏曰石百二十斤。張晏曰乘所轉四萬六千八十

銖而至於石合而稱之。必有盈縮也。師古曰言自小小以至於大數則有輕重不同也。石稱丈

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蘖。足可搔而絕。手

可擢而拔。師古曰如蘖言若蘖之生牙也。搔謂抓也。搔音索高反。爪音莊交反。據其未

生。先其未形也。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師古曰礱

亦磨也。底柔石也。厲阜石也。皆可以磨者。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

積德繁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弃義背理。不知其惡。

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

道也。吳王不納乘等去而之。梁從孝王游。景帝即位

御史大夫鼂錯為漢定制。度損削諸侯。吳王遂與六

國謀反。舉兵西鄉。以誅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

侯。枚乘復說吳王曰。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

中之關。師古曰即今所謂榆關也。南距羗笮之塞。師古曰笮西南夷也。音力各反。

真德秀曰
磨礱數句
此天下名
皆

牙非曰文
牙非錯落

東當六國之從。

從音子容反

六國乘信陵之籍。

孟康曰魏公子無忌

號信陵君無忌嘗總五國却秦有地資也

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

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

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

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

師古曰修恩義以撫戎狄

而南朝羗

笱。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

師古

日地十倍於秦衆百倍於秦

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

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

師古曰言勸王之反則於

吳爲禍也

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

訾量

也。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

矣。

師古曰蚋蚊屬也齒謂當之也蚋音芮又音人悅反

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

願責先帝之遺約。

師古曰失職謂被削黜失其常分

今漢親誅其三

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

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

居過於中國。

隱匿謂僻在東南

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

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恠不如東山

之府。

師古曰言漢此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軌而輸雜出貢賦入於天子猶不如吳之富也

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

如淳曰言

漢京師仰須山東漕運以自給也晉灼曰海陵修治

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園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

林希元曰連用五不

服虔曰長洲吳苑以江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

如文執押揚頓伏

池張晏曰曲臺長安臺臨道上蘇林曰吳以海水朝夕為池也師古曰三輔黃圖未央宮有曲臺殿

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以為

大王樂也師古曰言其富饒及游宴之處踰天子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

得十半師古曰十分之中可與五分無患故云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

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蘇林

曰羽林黃頭郎習水戰者也師古曰鄧通以權船為黃頭郎襲大王之都魯東海

絕吳之饒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榮

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

計不負其約晉灼曰吳楚反皆守約不從也齊王殺身以滅其跡晉灼

曰齊孝王將閭也吳楚反堅守距三國後樂布聞齊初與三國有謀欲伐之王懼自殺師古曰齊王傳云

吳楚已平齊王乃自殺今此枚乘諫書即已稱之二傳不同當有誤者四國不得出兵

其郡晉灼曰膠東膠西濟南淄川趙囚邯鄲應劭曰漢將酈

寄圍趙王於邯鄲與囚無異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大王已去千里

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師古曰梁下屯兵方十里也張韓將北

地如淳曰張羽韓安國也時皆仕梁北地良家子善騎射者也師古曰將北地者言將兵而處吳軍之

北以距吳非北地良家子也張弓高宿左右服虔曰韓頹當

也宿止也言弓高所將之兵屯止於吳軍左右也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大息

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吳王不用乘策卒見禽滅

漢既平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為弘農都尉

乘久為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

以病去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孝王薨

乘歸淮陰武帝自為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迺

以安車蒲輪徵乘蒲輪以蒲裹輪道死詔問乘子無能為文

者後迺得其孽子臯臯字少孺乘在梁時取臯母為

小妻乘之東歸也臯母不肯隨乘乘怒分臯數千錢

留與母居年十七上書梁共王師古曰共王名買孝王之子也得召

為郎三年為王使與冗從爭師古曰冗從散職之從王者也見讒惡

遇罪師古曰惡謂冗從言其短惡之事家室没入臯亡至長安會赦

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召入見待詔

臯因賦殿中詔使賦平樂館善之拜為郎使匈奴臯

不通經術談笑類俳倡李奇曰談嘲也俳為賦頌好

嫚戲嫚褻汗也以故得媠黷貴幸媠狎也黷垢濁也音瀆比東方朔

郭舍人等而不得比嚴助等得尊官武帝春秋二十

九迺得皇子羣臣喜故臯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

及立皇子禛一本皇下有太子祝師古曰禮月令祀於高禛高禛求子之神也武帝晚得太子喜而立此禛

祠而令臯作受詔所為皆不從故事重皇子也初衛祭祀之文也

皇后立臯奏賦以戒終師古曰令慎終如始也臯為賦善於朔

也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

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蹇鞠刻鏤

師古曰蹇足蹇之也鞠以韋為之中實以物蹇蹇為戲樂也蹇音干六反鞠音巨六反

感輒使賦之為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

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臯臯賦辭中自言

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迺併見視如倡自悔類倡

也故其賦有詆媢東方朔師古曰詆毀也媢又自詆

媢其文散骹曲隨其事皆得其意散古委字也骹音被散骹猶言屈曲

也頗談笑不甚閑靡凡可讀者不二十篇其尤嫚戲

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路温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父為里監門使温舒

牧羊温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師古曰小簡曰牒編

聯次稍習善求為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為獄史縣中

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又受春

茅坤曰漢書不載其所著賦今有見之文

秋通大義舉孝廉為山邑丞蘇林曰縣名在常山坐法免復為

郡吏元鳳中廷尉光以治詔獄請溫舒署奏曹掾師古

日光守廷尉史會昭帝崩昌邑王賀廢宣帝初即位

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之

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

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

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

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求

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

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

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

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

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

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

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

師古曰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

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

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

承希元曰
治獄之吏
是也一句
始見本意

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胃。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鬻者不可復屬。鬻古絕字
屬連也書曰。與其殺不辜。寧

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大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極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内之。晉灼曰精熟周悉致之法中
也卻退也畏為上所卻退蓋奏當之成。師古曰當謂
處其罪也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

漢書列傳

三十一

師古曰咎繇作士善聽獄訟故以為喻也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

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如淳曰媮苟且

也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

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師古曰畫獄木吏尚不入對况真實乎期猶必

也議必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

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

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

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滅疾川

澤納污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師古曰春秋左氏傳載晉大夫伯宗之辭詬詬

也言山藪之有草木則毒害者居之川澤之形廣大則能受於污濁人君之善御下亦當忍恥病也詬音

垢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

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

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

幸甚上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師古曰藏錢之府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

府長者其官之長也內史舉溫舒文學高第遷右扶風丞時詔

書令公卿選可使匈奴者溫舒上書願給廝養暴骨

方外以盡臣節師古曰求為卒而事下度遼將軍范

明友大僕杜延年問狀罷歸故官師古曰以其言無可取故罷而遣歸

故父之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卒於官温舒從祖父

受歷數天文以為漢厄三七之間張晏曰三七二百一十歲也自漢初

至哀帝元年二百一十年也上封事以豫戒成帝時谷

永亦言如此師古曰永上書所謂涉三七之節絕者也及王莽篡位欲章

代漢之符著其語焉温舒子及孫皆至牧守大官

贊曰春秋魯臧孫達以禮諫君君子以為有後師古曰臧

孫達魯大夫臧哀伯也桓公取郕大昂於宋哀伯諫之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

諫之以德也賈山自下廟上孟康曰廟謂剗切之也音靡剗音工來反鄒陽枚

乘游於危國然卒免刑戮者以其言正也路温舒辭

順而意篤遂為世家宜哉師古曰謂子孫為大官不絕

劉奉世曰按列傳吳王正月先起兵二月敗走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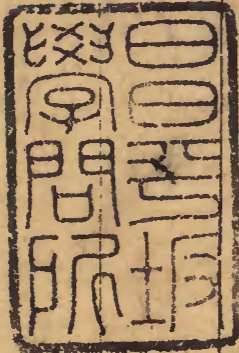
問五十日爾三國圍齊三月不能下漢兵至乃引

歸解而後齊王自殺則當在吳走後一月外事又

乘此書云梁固守以待吳饑則是未饑以前安得

已知齊王殺身與四國不得出兵及趙囚之詳疑

乘書出後人追加之或傳之者增之也



漢書列傳卷二十一 終

文化甲戌

海書及傳

